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五

章丘李開先著

序

東穀孫公去思詩序

古稱漢多循吏讀其傳終漢世四百年不過四十人爾嗚呼固已難矣東穀孫公今之古循吏也古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以百里而有此不尤難得乎公以英敏之資響應之才由辛巳進士而尹吾章譬之發硎之刃鍇寒色正事無巨

細莫不迎刃而解時值蠲詔之後　國用不敷
攺議兩年田賦刻期騈征公乃多方催督民不
困踣賦亦如期報完西北鄉雹而以雨行潦一
望無際為之輕其稅役流亡復業者數千家臨
封大盜王堂舉兵攻掠村邑銅符電走羽檄星
馳徵調旁午風聲震蕩以有捍衛區畫之術居
民得以無虞又城南群惡嘯聚蹤跡雖未全露
罪狀已應處死公遂置之於法既而因讐者之
言拂監司之意乃屈法悉出之不年餘大肆劫

奪幸而天與其敗寇計就擒不然流毒數省又一往年王堂矣徭役馬政北方負累恒必由之欺弄影射徭役之害也公則虛心體訪設法精詳章齋丁力輕重稱停兩次編審後次尤得其平馬則革除代替之弊俱令人户市馬親承中户以上方僉里書糧儲科派嚴立章程迄今行之久而不廢田糧絕灑併之奸囹圄鮮淹留之獄縣饑有實惠出示無虛辭繩黠吏以警貪僚廢淫祠而作書院至於片紙不罰一毫不私自

奉儉約如寒儒與民節省如吝賈持身嚴潔如處女而其誠心直道義氣雄才有高視一世而人不可企及者三年遺百世之仁四境荷二天之庇賢嚴流暢薦剡飛騰

聖上賜書徵之冠蓋即途士民扳送怔營徬徨有如父母之慕而神明之懷非德澤入人之深豈得如此不知瀠浛吏去時亦能有此否也民心至愚而神但逆其意輕則疾目而視重則謗口褻辭詛怨其形影之不幽況有去後之思耶

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可為永鑒矣士之能為詩歌者因民之思采其言各為詩歌以達其情而袁釗劉譓魏緒潘洪輩屬予序其事予乃進而告之曰公行矣為名諫議為大中丞為九卿之長復來東土則不止章人受惠柱石巖廊悳又不止東人矣歌詩者因民之思而達其情序歌詩也一以解民之思一以俟傳循吏者據其事而為實錄云

世之為詩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纖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然亦以時代南北分爲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也弘治以後及北人豪放之失也譬之畫家工忌俗軟大筆忌麤蕩古有以禪喻詩者而畫亦有詩理爲移生動質變態無窮蘊彩含滋隨心寓象縱橫神妙烘染虛明此畫之大致也詩則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聲附氣調逸詞雄情幽興遠風神氣骨超脫塵凡非胸中備萬物者不能為詩之方家而筆端有造

化者始可稱畫之國工矣我　朝名畫比之宋元雖少遜之似不下百人而以戴吳陶杜為最戴靜庵生成變化下視同行吳小仙健縱龐且簡者更不可及陶雲湖之細潤杜古狂之精奇皆擅長伎圃流穀藝林者也善詩者亦不下百人止以近似者論之唐荆川如戴李崆峒如吳薛西原高蘇門如陶如杜李才高而有出入三子者守法而酌量乎南北之間者也視成化弘治時不滋盛哉叅藏是說久矣未敢輕率語人

秋渠侍御以戎政來東閒以質之深以為然後出海岱集相示覽之終篇余乃浩然起嘆曰古稱才難知言難窮居獨處不逢秋渠公誰則余同志者有集如此宜其意合言入也夫秋渠爾產也迴出江左風氣之外又不強襲比鄙殺伐之穀馥郁之思警絕之辭興寄蔑群理致獨臨而雅正冲和溢于色相之表所謂麗不葩紛若不癯棘者也自下車以至迴轅將及周歲由泰岱而抵東海僅踰十程其所著詩僬已盈卷而

前乎此而後乎此者參可知矣力袪陋習横劃類波與數子儷美爭鳴其有功於文教不小也嘗聞之人秋渠自秀才時刻意探古操筆撝文不古不休在史館與天下豪俊究講時務故其清補伍首關吏治大得軍情有埋輪激烈之風攬轡澄清之志而詩固其餘也趙尹刻於吾章以有得於海岱之助遂以海岱名集云詩有之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有是集傳布可以慰我東人之思矣

送陳平岡大名別駕序

不器之才必歷試而方知樂天之抱錐投鄴而不改世之可以當此者指不敢多屈若平岡陳公者其人矣其為太史也名史也廼出而為長垣縣貳能貳也稍轉為吾章縣正履任今二年矣以易直子諒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苦節清操久遠有如一日隱情疑獄折斷惟在片言催科拙而撫字勤防範嚴而刑罰省額外之征無名之費上司敬而體亮不輕下及閭邑日用

由之而不知至於處僚友有情遇士夫有禮愛黎庶有恩此則彰明較著德澤在人賢聲在道者也輿論望其還名重登金馬不則為清曹郎署或外而方面迺止陞大名貳守此敘遷耳小轉法耳出谷漸達之階級耳非所以待賢良而扱淹滯也人言作天部無他術大而詳明而執超擢以待異才資格以處常品吾嘗用之未盡祗今猶有遺恨為時下部內堂屬皆賢尚然以此處平岡是或一道也意以縣貳縣正巳試之

矣若試之府佐復優則才真不器而大授始及之但世情輕外而重内惡艱困而喜清要況以館職而久陸況於外非樂天知命者鮮不逐流而改正德初嘗以翰林調歷部事矣翟石門得比部而無撓容嘉靖初嘗以翰林出歷民事矣崔東洲為藩參而有喜色識者已占其器量不淺名位不賤矣後果一為少傅一為亞卿張敬又云遂守劉郡馭於煙墨胥牘糾結固無奇矣平岡懐抱脱洒意味深長登樓遊山多有述作大書

飛動留題布滿吾邑是又得於公餘而本之學
力者也閩在他處亦然豈以校艱而改慮在外
而無奇者哉今之大名也去章近而故園亦不
遠長垣迺其屬隷而又舊遊之地府迺縣之大
者也貳守令之長者也執此以往擴而充之以
樂天之抱而兼之以不器之才動無不利而事
克有濟矣朝有 賜書而民難借寇夫拜華階
由今以始此東人日夜注觀而懸聽者也乎岡
戒行有期後逢難必鄉民懇余為文以贈允之矣

已而士夫懸之其僚友又懸之可見出於人心之同然余不能二三其說僚友客也鄉民士夫皆主也違主而從客以此文貽之鄉民士夫則固別有論述云

烟霞小稿序

南北詞名同而音節字面變者多矣惟風入松浪淘沙唐宋迄今一也有志古樂者於此求之庶幾近之矣嘗集浪淘沙兩卷名以古今歌措調復欲集風入松未暇也竢葬吾張宜人後始

為之適蘇雪簑慕名相訪館於別院朝夕歌者此詞也作者亦此詞也有時豪興突發雄飲大叫醉聲狂吟或放筆或口占食頃即成十餘曲不旬日共得八十一焉足九九之數則停吟閣筆更料理琴譜傳授心學矣觀其所作俱天仙之語物外之音雖若奇崛變怪未嘗不根據理道陶養性情未與之面者即此可以想見丰神縣知筲次矣況其字書體格森嚴筆勢遒勁足為學書者之法程吾門客李子理受而刊之并

及其他作捴之曰烟霞小稿云刋成而以序相託遂以数語題諸其首且笑而問之曰孫太白曾浼李崆峒為之作傳曰傳其人如其人可也如則拜手以謝不然長揖而已矣前數語雖非全傳止為述作詞之由耳然亦能彷彿雪簑子之萬一者乎

東村樂府序

古來詩有會固矣詞惟富文堂一會爾或有之然余莫之前聞也自辛丑夏罷歸田廬優游詞

會每月相參作主分題定韻言志抒情北曲南歌長章小令不兩年充然成帙操健筆而擅詞場人各有能矣余獨以東村謝君為老作家格古調平音諧字妥娛衆目而便歌喉真藝林中之蕭鳴者也年且長而有行人似訥而實豪不惟會友重之鄉人亦多賢之者弟少溪廉訪使刻其詞以傳親情也而實公事也義舉也少溪嘗督學北畿江淅鄉試或為監臨或司謄校素以文為職詞亦文之一也他文且傳而况其兄

耶大祇賢則敬敬則久者人也愛則傳傳則遠者文也是刻可謂兼之矣慨自龍溪喬僉憲栺館雅會遂寢幾欲復之又以喪吾內人不忍作樂事散而復聚知在何時憶昔成詞之餘相與吊古蹤奇登山臨水一倡衆和大笑長呼出遊魚而驚秣馬愁花鳥而走山靈今恍如隔世事矣仰嘗訂約刻期比之舊會加盛使冨文臺退然遠望焉是則余意也謹因詞序而併及之

送黃方泉擢守灤寧州序

國朝職官有崇卑而不分內外繼則重內而輕外今則重者愈重而輕者愈輕矣何也勢使然耳初惟積勞待遷內外一致久而內為終南之捷而外為灩澦之險矣所以作縣者甫及三年即望內拜遇急缺風憲即望　欽取或考滿朝覲至京即望見留官無固志仕多倖門欲太平可比　國初舍調停內外無術也方泉黃先生知齊東六年矣政治均平科條簡約愛民如其子處事如其家橐惟鑿字俸金儲無儋石餘粟

多慈寡欲真古之循良而民之父母也司府考
注稱賢撫按旌舉交及士民咸望其有拜道之
選不則且為郎署之擢今乃止陞濟寧州守久
淹外僚而又南北水陸之衝似非所以奬廉靜
而援淹滯也細詳之天部其有意乎試久而後
見能能見而後授艱此舉蓋為地方計不暇計
及方泉矣迹若叙轉而實　特簡也州守五馬
二千石古稱列侯稱刺史有兵鎮者兼稱團練
使此在古已尊今雖輕外而亦未嘗遂薄其秩

也方泉之性也允應三刀之夢暫駐千里之足其將竹馬相迎如郭細侯蒲鞭示辱如劉宗正乎然濟寧未可以齊東之治治也僕所屬望者明察如李雍用法如王曙耳吾章與齊東接境已飫聞其善政而濟寧亦山東近州也其政必更赫然籍聽其擢必超格不但如今日之叙轉矣謹拱伺稱賀而以此文為之左驗云

送陳仁齋長教湯溪序

夫為教嚴而師道立師道立而善人多此其説

在古已然而迄今不廢也世之為師者吾惑焉視金錢之多寡以為嗔喜較歲儀之有無以為勤惰威不可畏學未知新正楊子所謂不模不範者豈能致人之無方無隱哉仁齋陳先生以歲例年資貢之　王國以宏辭博學分教吾章務實而不要名憐貧而不牟利匹夫鶚兩端之教六經發千古之藏善喻而誨明不勞而功倍從吾所好既多知十之賢博我以文必重在三之義待問如洪鐘之扣不才有鳴鼓之攻講業

如商郭東陵宅心比西河北海以故士之被其
措授者望表而影附聽聲而響從大小隨其所
成遠邇無不向化由其先世以來登巍科者接
武傳家學而能文惟其善繼而善述是之有德
而有造也三年勤瘁而教成一日陞遷而別去
諸生固不勝飲恨扳留之至其教湯溪也將執
此以往乎仁齋曰師過而商不忍求退而由兼
人人則異性矣北方以果敢南方以含忍風則
異齊矣曩以貳令以長官則異位矣家本衛地

滇澳與齊魯連壤顧舍而之南坐風立雪不減
師道之尊望日瞻雲無奈吾鄉之遠如之何仍
以教此者教之耶中麓子曰人惟一心是心孰
使然哉教無二道夫道一而已矣豈以章城近
而湯溪遠近者易而遠者難乎吾今迯禪放顛
習靜養拙去國恨其不早入山惟恐不深如有
用我者亦欲執此以往然而無志於世久矣君
家難弟名侍御也兩巡有聲盖善於作人者其
以斯言為然乎不也他日雲鴻北飛幸有以示

我

萊蕪縣志序

嘉靖癸巳余以部主事差督徐倉道經萊蕪見其山川斗絶風物朴茂距吾章僅百里止聞為山縣不知其亦一樂土也詢之故老則云時平而耕牛徧野兼之樵蘇足以糊口或郊多走馬則砦栅團結亦可免於鋒矢但尚氣賈勇號稱難治長吏若善導之實力於用也余素喜堪輿之學隨所之即欲訪問封土沃磽民風敦薄時

李令逆於境上首索縣志觀之答以自晋未有
令欲修之恐未精也然而有所待耳山東通志
初成適礪菴方巡察以一帙見寄遂披閱之客
中携書不多叅以齊乘寰宇記一統志輿地三
齊等紀乃知縣名萊蕪漢所置也　國朝因之
周為夾谷唐入博城宋隸慶府歷代分屬割裂
雖有異同然屬泰安者獨多　國朝亦因之其
大凡雖可考見而詳細則無由與知罷歸林下
八年於玆矣章志雖云草創尚未敢出以示人

而少漘陳君於政務叢集之餘號稱難治之地乃能摭故實采新聞而為萊邑一佳志余之閒居無事者有媿多矣陳君尹萊巳三年將報政北上使使持書以序文見委余恨不得見萊志者十六年於茲矣今何幸見其志而又以序文託名其端哉人之言曰世後而文繁如稗官小說里巷謰言劣詩瑣文無益身心不關政教是誠繁矣而志也者顧可少哉九丘邈矣夏周職貢秦漢郡縣唐圖十道宋列九域今據其書雖

後千百載而此身如在當時不覩乾象豈知泰山為角宿之根不察地維誰識咸池乃方城之險是故志圖考而萊之封疆城隍備矣志地里而萊之沿革形勝叙矣志貢賦而萊之差糧戶口及倉庫物產悉矣建設志而公署城池坊表津梁無不槩見政教志而學校風俗秩官名宦無不兼該人物文章志而賢孝科貢碑刻雜著與夫事可鑑戒者如在目前無一字之歷文為千載之實錄陳君青年博學有規措之才擔敵

之智刑清政簡有餘力而為是舉固也余雖閒
而神疲志怠輂志宜其無成也雖然請教容有
日矣

奉賀李翁七十二壽序

世之稱壽者大江以南逢十則舉之始於六十
至七十而上不拘十加厚焉江北每舉於其始
生之辰安邑李翁壽年七十有二三月十三日
其生辰也其子石坡掌教吾章因之迎養來章
焉僚友周泌溪暨其衆門人索余文為之壽蓋

燕南北而有之者也嘗觀尚齒養老之禮通乎四代是又有南北而無古今者也而七十則其所尤重者稱之以耆餔之以糜仕者逸之以致政休者加之以貳膳養之於學杖之於國由此而耋而耄至百二十歲大還之數始度去世後而教不立齒繁而養不給於是乎有徒食者矣有負戴者矣有披裘而行歌於市者矣不惟南北分而古今亦異矣翁賦敦朴之資勵貞方之行人稱長厚里重碩耆雖嗜醇醪然飲有節而德足

以將乃古直之流匹而太平之隱逸也況有賢
內皆老又石坡以茂材而早舉於鄉署教東方
被文江右誨諭勤渠鑑別精當撫按交章掄薦
行將有青鎖烏臺大拜不但養於學宮尊以師
儒之父而已此在古已稀而居今更難得者矣
王仲宣荊縣學記有云軌儀憲極下知所以事
上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是其自壽有原而享
壽有助余文何以為壽哉不過道其實耳又不
聞絳縣老人乎或扣其年曰生之時正月甲子

朔四百四十餘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之問諸師曠曠曰七十二矣兹固晋產也由此而耋而耄而過大還有不卜可知者是可以為翁壽乎泌溪暨遊其門者試問之石坡請之於翁將必承之以謙曰則吾豈敢已而相顧而笑頷之曰誠然誠然

壽彭翁七十序

明興百八十年生聚蕃衍田不外加而食田者多蕪之差繁賦重北方遠不逮江南霑化則又

瀕海而鹻尤其困者也非得一良牧民不可得而少蘇中麓子自退歸林下身不入公府口不談官事每聞之道路喧傳靈邑何幸獨為福星之所照臨也而舊屬徐丞寓書中麓子亟稱其長吏之賢本諸庭訓之素且徵一言以為其尊甫壽中麓子將何以置喙哉書辭大較已備矣彭翁江右右族也以聞詩學禮表重於世而世之擅名清白者他姓亦莫能或之先為翁則承之而愈光振之而更遠冢器淶谷公發跡唐科

拜官漢令之任辭家勤懇以恤民隱後借科為言況其庭訓有素宜其縣政過人也雖云南產實諸比俗差賦稱停困踣轉蘇民咸忘其賺薄而無出蓄衍而食多矣　國初廉事者得有司私書百紙皆家長教其子弟厚自封殖多取貸財實囊橐者獨嘉興王軫嚴戒其子以廉介自持困窮是憫高年藥物附子為先有則順寄之須不可取必多致　皇祖得書稱賞賜之銀百兩附子五枚其謝本有白金助養上藥扶衰之

旬後果享年九十有餘人云子壽其親此固親之所以自壽也彭翁有潄谷為之子而其自壽者柳豈出王彰下哉彼不老之丹長生之籙蓋身有之綺席香雲壺天遲日秀如靈芝之倚玉樹清擬寒露之在金莖矣昔班固范燁各為東西漢書民牧之良者悉列之循吏傳而白居易胡杲吉旼輩皆年尊不仕者人爭慕之繪為九老圖潄谷日後必在循吏之列而翁之壽圖必將歲一獻之歷數百年而未艾也翁今年登七

袭十月十二日其懸弧之辰也縣僚以滌谷之政之優雜原所以以此文遘壽然文之蕪陋如此何足以取重浮梁祝揚遐算闡滌谷之孝而副徐丞之託耶因其請而勉為之一鳴欲知其隱德善行更當求諸此文之外云

賀太孺人段母朱氏八十壽序

愚生也晚猶得上交於王渼陂康對山兩公世之擅文章鉅筆者亢有述作不顧其人稱否往往為諛辭結喜緣兩公者獨不然寧拂時好不

爲浮實之文康嘗稱段門子孫多而才必壽親世其家王則年八十三尚能爲之製南呂壽曲敘其福蔭特詳以是知涇北有此壽母而段爲一方大姓也其嗣長號古園者以都吏累官武定別駕去吾章近亦得沾藉餘波古謂河潤九里者也上司稔其賢檄攝章政章以縣正久缺事叢而弊滋古園乃窮日夜理簿書不兩月斬斬有端緒或勸之曰百里豈建功之地兩月非報政之期古園作色拒之蓋不以暫攝二心者

間嘗語愚曰母氏相吾父躬行仁義馳聲湖海
間移以教子子幸成立而孫又繼之某之有今
日其力也其受　封太孺人則曩歲爲衛經歷
時也二弟待選天部三及四五弟力田無惰經
商有餘孫則一舉於鄉二遊於庠餘皆幼而讀
書有志登巖廊者也母今壽年八十願得一言
以表孝心於戲愚何言哉王康兩公各有言矣
況素不爲浮文者乎惟願仕者執此以往不仕
及未仕者各勤其業則內足而志舒外足而養

備親壽無窮而孝心亦因之無窮矣愚復何言哉兩公各有言矣況素不為滓文者乎

賀西樓金封君暨孺人壽同七十序

人子之所願於其親者無如壽考康寧至於齊年同壽豈非尤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哉上古尚齒養老之禮自輦轂以達州閭漢猶遣謁者存問長老時有布帛酒肉之賜并察所不便安世後而禮廢生養薄瘁家室流離壽者希而夫婦同壽者為難間有之不過勉強支持而已生

享康寧之福非難之尤難者乎 國初優老眞
不愧古今則生聚蕃衍而初意寖微人之深願
於其覩者千百而無一得遂者矣常州西樓金
翁以擷山子貴封文林郎配孺人今歲壽同七
十九月十九日翁之降辰孺人則在五月十二
日僚友丁丞出使取道於常去以仲夏而歸正
季秋舉賀會逢其適徵予一言登其堂而獻之
余惟擷山之在吾章也廉靜寡欲治尚簡要而
民漸復古風翁與孺人每有家音必教以勤恤

民隱恪守官箴況庭訓有素宜其政聲遠流也撫按交疏其賢行將轉而之內官階日峻而名日益起不但光復故物云耳所以率其教而顯其親者奚啻如日今已哉攝山昔由縣正而遷刑曹其謫於章也荊川唐子謂以廉直致之又嘗謂江南多苦於貪殘之吏惟吾邑人呂判不受常例今攝山之在章其即呂之在常者乎然呂之父母教亦最嚴忠本孝移兩有以也又聞翁暨攝人好善樂施食無兼味識者謂其善於

養生今行年雖高健飯而趫步有時憑欄雪嶠倚杖雲天南極增一星而蓬海兩射姑也披鹿門之遺安平陽之蘊玉不足比數矣人子之深願而不可得者𢿔山兼之復致書　京國廣求名公之作以為稱壽之助予文雖陋不知亦可申愛日之誠而代望雲之思乎試問之荊川其以為何如

再賀金𢿔山父母七十雙壽序

嘗觀朱晦菴文文山及我　朝進士登科錄旁

及朝鮮安南國父母全者稱具慶下否則偏侍下或嚴侍慈侍下全者數人而見一二偏而嚴慈一在者比比是也稱山金公登科甲將十年矣嚴慈壽皆七十懸弧之辰嚴則秋九月慈則夏五月稱山羈於官守不得過梓里奉壽觴爵望舍情朗誦陟岵之篇恨無縮地之術余乃伺其公暇請見而慰之曰嚴慈全而登錄者自宋迄今以及外國數指尚不可多屈况錄後十年同甲而逮古稀者乎無且善飯而健步居家敦

朴不支屬事安閒不逼朱碧有曰人不敢靡則道數不遠惟其聦德所以能偕老云今雖在章間於雲山久遠膝下然政成名遠不日內遷過家上壽歌南山之詩傾北海之酒分大昴之光借長庚之筭此可立而待者先以愚言充鶴南飛之由可乎於是攝山笑而起謝忘其身之譾於官也因序而寄之以為其嚴慈百千年無窮之壽

賀洺涯丁二尹父母七十偕壽序

世之人孰不欲其親之壽而偕也宦遊外方常其誕辰又孰不欲便道過家一上觴也然而不可必得存乎所積與其所遇耳壽本積德致然得便稱慶則一時偶遇而已在官得便固難而偕壽則其尤難者洺滙佐治吾章五年矣不䏻下而奉上惟潔已以律人有立辦之才先事之智雖閫㩧置長吏之飛語詈不為動上司益信其賢差委無虛日今催征如浙道遠而事重因其可而後予之耳瀕行過辭李子沾沾有喜色

曰二親壽同七十父生於六月望日母乃八月
十三日得以秉時躬壽始則因父以及母已又
因母而及父叠賀交觴乃人生至願幸而兩得
之者敢請一言歸而為吾二親壽李子嘉洺涯
之政而本其親之賢也不索且文之況有命耶
有來自陳州者間嘗問之孝弟力田慈和工織
其常也至於周恤之仁决斷之義持內之善教
予之嚴有麗公伉儷之良巽鉄耕餉之敬積德
非一朝夕享壽殆過期頤或養於學宮即正寘

之席或遇　國恩膺肉帛之賜今之世家封牲擊鮮考鼓張樂親友各為圖繪形之聲詩填門擁户以賀之矣鄙言何為者不過為之先驅耳僚長攝山公二親壽亦七十洛涯行且為之代賀不惟一時而有兩難是又一行而有兩便云

遥賀西莊趙大夫七袠壽序

大凡壽以五六十為下七八十為中九十一百為上百二十為大還下者易得上而大還絕難中者在古已稀而况後世也哉近為吾邑侯金

公二尹丁公各撰其父母壽文適蒲臺陳子為其姻親趙大夫乞言於中麓子中麓子便靜積懶人也應酬之作終歲不過十餘首今三日之間七十者五焉稀於古而獨侈於今乃生平一奇異事言之惡可已也且人世惟出處兩事而已吾聞大夫三作縣而一作州衢方亨而即勇於退其詳可與聞乎陳子曰大夫歷任多而有聲保民如赤子守俸如井泉其以禮告老也惟明農訓後砥行奉先人專其業世守其法至於

撫孫姪使成立子遊國學而名孫有重玄而異尤人之所難者今歲年躋古稀步履愈壯聰明不衰鶴髮童顏飄飄遲日月鶡冠鳩杖骨領年華六月二日其初度之辰也豫具一壽嗣戩慶圖顛下執事序而馳賀之以成親親之禮於是中麓子犧而且喜曰是居官能政居鄉是亦有政者也箕範重壽而終以攸好德傳曰培其根將食其實大夫出處賢於人遠甚引年之長傳世之遠將過大還而為巨族擅一方而名三晉矣

特此以往似可成覿覿之禮而寄吾善善善之心然圖欲雙慶此則詳於壽而簡於嗣是又老老幼幼之義也陳子名守義字子道大夫名進字抑之別號西莊山西翼城人

賀壽官張岳丈九十二歲序

閒居漫譚嘗與一二相知料筭縣長老七十者不四十人焉八十者不十人焉九十又二者惟吾岳丈一人衆多田叟山翁岳丈則處烟井傍官舍不田與山而壽獨高一二相知亦能窮

其源乎嘗讀道德黃庭二經得其所以壽矣經旨宏奧括其大要不過靜虛玄濬守貞抱朴而已岳父孝於親友於弟禹於江海而不苦於年利和於族睦於黨重於遠邇而不貪於取名實於鄉被於國榮膺冠裳而不恃以炫俗絕恩寡營簡諮多讓是以年過九十貌古神完氣冲形固堅之不類山翁田叟而居然一壽者相也由此而過百以至數百無難者彼榮啓期行年非不九十然而披裘帶索何貴於壽為哉岳丈不

祿而富不官而貴服食整潔居室鮮明三世與鄉飲而一門俱遐齡是又東國一人不獨槩章縣而已正月十二日乃其華誕自前歲即欲以文爲賀蹉跎至今連日爲人作壽文數篇而父輩碩後爲以閒居漫譚多失時瘵槩云爾非有所激則此文尚未矣舊文時常愛誦三官經呈文之日請以道德黃庭而易之

賀雙溪楊公孺人時氏同封偕壽序

予嘗觀乎古人養老之制矣饋醬酳爵餔糜割

牲犧其几杖冠屨調其滫瀡烹飪獻酬有侑徒御有人又有供酒酒正供食饎人衣則有深燕縞玄之殊禮則有燕射食饗之節仕者逸之以閒佚者加之以膳甚至於王者袒冕而不以為屈若夫遣使存問高年布帛羊酒之賜則固其常耳又嘗覩乎　昭代錫封之典矣部院等秩滿其三年之考勘實咨呈吏部隷屬司功以其績具　聞可其請司封按令甲以覆勑下誥勑房代撰制詞八九品封其身一品封三代二品

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惟及父母而已中書關
軸書寫尚寶以時奏乞用寶仍以文簿編號藏
之內府誥勑軸俱在　御前領給其父祖曾居
官者又必無過乃許加授此養老之制在古獨
隆錫封之典在今甚嚴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賢其賢而及親之賢斯天下可運之掌而錫類
一因乎心者也隻溪楊公以其子道以秉江之
貴封如其官階文林郎賢內時氏封以孺人壽
皆七十上下衆客約日稱賀而徵其文於予予

惟道長操持重權言行兼爲官要而顯满其三年之考者爲難承平久而生聚蕃氣瀉而薄壽者稀而夫婦齊壽者尤難予雖不文然交遊於其㐲子焉二十年矣可無効一言於二難之間哉昔雙溪曾作縣潞城中剛外和上安下信惟廉静休息不徒以鞭朴鈎槁爲能恤民瘼而起士譽衆方望其大受重封以究厥施值一苛刻上司以私忿分外搜索事雖白而官竟以此免潞人莫不德之亦莫不惜之者每遇東人即問

揚父母起居聞其壽康咸喜而喧傳以為天報良牧也及東江第進士由大行而進道又莫不聞問喧傳以為天報良牧也鄉行又復高潔見者咸以謙厚長者稱之與孺人雖年同七十然而健飯能飲步履不殊少壯時鶴髮斯守無容鳩杖相扶此在古養老所當首及今亦嘗賓於鄉扶於國有司禮問存加豈以古今而有間哉東江在臺端出色兩巡有聲考滿過期以後巡未代云耳三年已以為難而況四年者乎諸子

俱有冠裳而東江又為白眉之良雙溪蓋為東
郭之閒吏而又有太倉之多男矣其享壽也自
致之也其受封也移教致之也一已可賀矧二
者兼之乎舊閒士有初發第者自言他日得為
御史封其二親表里門以執法推恩人生足矣
又有見其親之衰者但得稍稍康強鄉人稱以
比德雙壽鮮他有折罰國所願也雙溪獨享全
福壽則備古今之養封則為令人之尤難又夫
婦同上京親受衆客之稱賀其諸異乎人之賀

之歟東江乃遠到之器文當膺一品之封而上
追乎前三代雙溪有善養之術不但躋百歲之
壽而下見乎後三代矣賀客試問之雙溪其謙
學長者之德或且遜之而不肯居東江在任有
聞孝子錫類之心其必欣然任之而不辭乎

賀吾灝程尹馬政膺奬序

世稱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太守猶有分轄令則
專治一邑苟有愛民之心旦發而民即旦被其
澤有不待日暮者吾儕登上第者亦必出知民

事程朝有志之士毎欲乞有司以自試而樂閒
曠者頗憚於作令以其分爲於守吏有監司下
又爲百姓之所仰賴六曹之事咸備焉章爲濟
南近邑歷負富庶之名譬人有大病者雖容色
外華而氣骨内銷非一日矣歲歉民貧蠹政務
弛上之責辦加多下之仰賴尤甚承積衰之後
此其爲力愈難吾潭程公起家進士觀政憲臺
選授爲吾章令尹本以世官兼以積學勤慎清
脩忠誠明決履任迄今甫及八月六事盡善百

縻皆與雖急上之令而實方以事上雖振民之功而實圖以馭民大廵薦以賢能任淺董大僕會同印馬徐公檄以馬匹臕息孳生蕃盛以禮儀讌獎以激勸東方上知其賢下咸喜其為上所知事可破格澤可久被僚友又可藉以同心敷政承委布公公餘聯轡造予草廬徵文為賀且以久傳其事予惟仙鄉潭淵多文士其戀友門婿以及親知往往踐清華有聲譽能文恐不能揚盛美適以滋愧汗耳雖然文誠不佳然

即此有望馬能無一言乎哉夫以馬政膺獎而其獎大之關一省小之關一邑國制山東原額孳牧種馬二萬餘匹六府均養以圖生育觧作備用宣德年間東府頑民假以邉山瀕海不便養馬議者過聽俱倂於西三府殊不知其魚塩豊厚草場廣闊正可飼養每西府用馬俱往彼處收買馬市日綱千金馬牙日糊數口剩事於已而害於人馬養於民而不及於官又西有漕黄二河兼通兩京諸省之衝供用浩繁差賦重

大至如閘壩撈浅鋪守修築樓遮及椿草梛稍之類一切無名之征不時之役難以盡舉近因邊警戰馬有一年兩次者而東府皆無之此一省之弊弊之大者也吾章養馬九百三十匹每年春秋二季備用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價銀三十兩共用正銀五千餘兩并種馬草料亦有五千之數以三府七十餘州縣計之獨累多矣運糧二十八萬石別倉本色止加耗米八升惟此正兌加耗四斗改兌一斗有餘吾章正改共

一萬三千三百石脚價蓆草并加耗多費銀五千餘兩或遇　恩詔存留起運俱蒙蠲免而此以漕故常不得實惠又布鈔輕賫不來而他處重糧久代此一邑之獘獘之小者也小大不均之獘必須　題請查議或復舊制或酌時宜或仍除歷減附廓餘悉量地均攤章以近省久困止照他邑或微加之而已錢粮馬匹實則一事相資而馬其尤困者也有種馬之名無種馬之實雖有孳生堪作備用例不給銀無以為芻秣

之費而灰馬戶之心久矣每遇解俵俱是人戶封銀若干若給之三十金則備用取之種騾而有餘後再遞減可也向曾有具　奏者矣擬議不果若都僕二院寺明白剴切有言無弗行者吾邏既以賢而結上之知言之宜易為功也破格作事無復嫌疑沛澤遠被永為下民仰賴至其他政且緣且効親民之樂間要所不能及限下雖馳檄首獎行且有飛章交薦不以任淺限之矣諸賢佐有因以同獎藉以敷政布公者僚

宗翁和際此春明雨足其尊翁迎養將至會為
賢令未竟厥施會月請以馬政膺奬他政日新
告之以樂其心以益其䘮則福星𪊲於一時而
二天大庇乎一方矣予言非諛而其所望者則
固欲日後副之耳

賀東泉王二尹馬政膺奬序

我

朝設官之法猶之治家然家有長幼縣有
正佐家事禀命於長縣事受成於正家之僕從
即縣之吏胥幼雖役僕從佐雖督吏胥然而不

敢專馬必稟受長正以其各有司存家之司牧得其人則六畜盛縣之晉馬得其人則千馬強至於為經商為農圃職甲兵職金穀俱能稱是而後家道昌縣事理矣吾章以程吾潭貞方之道響應之才為之正馬而佐貳則文極一時之選拔一方之尤如王東泉其一也東泉厚德不可量清操不可緇雖以馬政為職而帶攝他政則亦井井有條太僕得其實會同道長移文稱奬其詞曰馬匹肥壯係是正佐官留心馬政夫

心何與於馬也觀百里奚心忘祿而牛以肥魯僖公思無邪而馬斯臧豈以心馬不相關而古今或有異哉縣貳雖佐治百里之封然非提巨柄操執權而能因正同獎翔其轂於遠邇間亦云難矣然予所覯覯不止於是今之為政者能使百姓見面如見其父母入縣如入其家庭乎又能使官政如其家事官馬如其家畜乎自去歲印烽剔擬太多破者數家死者數命時則吾潭東臬尚未抵任且非太僕及道長之意也此其

責必有攸歸矣繼今必極力拯救方可蘇息如但守残保鈌則困瘁愈不可支他日太僕及道長廵行至章必將曰傷人乎不問馬

贈相士劉長沙序

保定劉長沙特相人之術謁予約以晨起未親人事未進食飲當為予一相之相非無據而其術為難陳希夷不能定錢若水必待麻衣見之以為急流中勇退人也然特辭一兼官耳自負宥將材欝欝不得志而卒所謂勇退者安在耶

相術不難於部位而難於氣色譬之天文象易而占難又譬之棋局勢易而變難世豈但不知氣色而部位亦鮮有知者矣即如天庭凹陷亦有早年發達者地閣尖削亦有晚景豐足者此豈可執一論哉部位別有晶行年別有起處不外乎五行生剋及筋骨肉三者勻停不勻停耳人相編刻本在處有之然有一分當熟讀者有一分備參考者又有一分當刪而去之者誰能精去取於其中乎相須以龍虎鎖鑰為主輔以

別畐別起例加以人相編之是者及膀面相通神照膽經日日接人有應驗則記之無應驗則求之如讀書窮理業舉作文斯可以稱風鑑而名術士兵僧人致念自謂有袁柳庄之術而無袁柳庄之福知名於成化弘治之間三十丧明嘉靖初年已八十有餘惜予不及見之柳庄父子必有秘奇所傳相法其粗迹也奇秘非口傳心授則不可得平慶李两山嘗以其術授予自言平生不妄傳一人以賤目可當其術雖不頓

亦且強之況與其子翰林君相知耶昨歲相沈都巡有奇中三司交稱之老年猶能如此少壯時可知矣但予踈懶不能行其術有孤雅意然予隔年月相人死無一失者既非得之兩山又非得之書册善觀神氣而已師婆假托神降披髮亂道猶能動人神退則如木偶斷機遂顛其靈而況於人之真神乎長沙相王小村亦有奇中托舒永陽呂東野索予詩文為贈乃述相之大槩併繫之以詩予乃久忘言之人而嚴作詩

之戒者且於荀子非相篇疑信相半今亦為此支離之妄談及無格律之蕪音乎予年過半百富貴皆非所望止一事未遂恐非相術所能知長沙亦不必相相則詩文為謝之而非贈之矣相隨心生存乎目力亘古及今難窺其秘仁者容舒義者色栗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而餘澤黑山澤之氣行猶負重廟堂之器眉秀而長必然及第形不如心心不如術四道已成魚龍變際舜目文乳臯陶鳥喙二聖一賢賦形各異視日

不腁終當大貴萊公骨相多遜相類客欲吾相

辭以不必人身如物在世如寄或安或危視其

所置吾之行藏逆十四歳貴不可求富非吾志

若生子息年更多歷所不可知必須卜易相術

能否顲客且退旋吾晨興與客重會

賀谷少岱喪目重明序

嘗謂人之一身神棲於目目主乎視右屬命門

左屬腎水必命於腎無虧而後能視視而後能

真故九竅百骸以目爲重九思四勿以視居先

失明則人為半死聖人之所必貌而矜之者也少岱谷先生雙目烱然仰空可立察秋毫落日後嘗朗誦細字書人咸以為神全而能長生久視若健而可著書立言刻玄關既闢金藥亦靈行將謁上宰以能經而獻　至尊以鴻寶有傳其夙患復作積憂喪明者不惟子之不信允同會及素有一面者俱不之信也既而以避人與事僕子南村家董馳報遠客至矣予乃急往候之則少岱坐於中堂遠而望之儼然一瞽者舉

止也相與握手泣語翌日會友及有一面者出城相唁少岱殊無戚容不減昔遊豪興應酬無虛日詩文無暇時章人咸壯其志而樂與之交攜酒殽爭為之主而少岱亦自忘其身之為客也所居不出一樓所歷不過九十日所作則有數百篇其因雪贈予七言排律一百七十句雖有目者撿古本攄韻書亦不能若是其詳雅也左氏盲而春秋傳出張籍孟郊盲而詩益工近時王漢陂盲而有續集數十卷學豈以目有通蔽而

為增减人豈以時有古今而為異同哉歲暮少岱將別予而去予送而謂之曰君性命雙脩命於督不但無虧而已目必復明且原以積憂偶致夙患復作而瞳人固無恙也或遇善醫者撥雲霧而覩青天為期亦不遠也況君宦未通而遭讒早廢冊將成而以盲中輟非天喪其明乃理不能馭數耳然人定勝天數不踰理固知有不遠之復非故設辭以寬君之抱也少岱曰勢已至此吾惟安心以竢之他非敢望也次年冬

月果有攻目之醫款於門下自詫其術之神而
手之妙然疑惑不敢遽信彼乃執之愈堅而親
友勸之益亟於是冒險試之疾徐緩急畧不苦
於人先刺白睛以通鍼路次撥烏輪以去重翳
少選之間三光五色恍然復見矣門内歡呼直
達里巷先右後左初則半明久則烱然如舊閉
後仰臥澆水三晝夜使障不復侵起居飲食一
切節慎至月餘始無他虞治市井之人有暫開
復蔽者以不知節慎故也孫思邈有金篦法詭

未論有金鍼訣此醫或有得於是未可以其貌之陋而輕視之也君之手書及其槩崖平橋進士者来始得其詳太史公傳方技初以為或不盡然以此觀之豈不益信矣哉濵州王封君以稀壽而重明獻縣張太守以重明而稀壽其與少岱俱閒見而僅有者也字無魯魚亥豕之訛由此而享文名術窮熊經鴻寶之秘由此而登仙籙持以謁上宰獻

至尊則人不必避而事可結仕宦亨衢或籍以發軔亦不可知天之報

君孰為大小而君之食報孰為輕重不待知者而後辯也會友及有一面者各具詩詞將往賀焉前奉送之言章有左驗今奉贈之文特為先驅云

送兩川蕭通判還府序

欲知府佐之賢否觀委任之多否而已欲知委任之稱否觀郡邑之宜否而已委者必擇賢者必多委善於邑者必宜於郡善於郡者必宜於邑否則未必稱亦未必賢以是求府佐無遺

賢亦無遺知矣何也撫按每有委用必詢之二
司及太守二司每有委用必詢之太守或下及
吏胥僉謀詳審一有不稱後委漸少或且無之
矣所以以委多為賢别駕近守府推職刑一則
多在府一則隨出巡而通判可以通用或攝府
事或攝縣事非兼才不能兩宜其他委用抑又
不可勝記是通判在府佐中尤難稱職者也兩
川蕭先生原以隨州名士早掇楚國巍科授官
葉縣以年資才望擢判濟南識者惜不内轉東

方自喜得人前後委用一年之閒不但強半在外其齊河脩橋德州督糧事紛如蝟財積如山無不精敏清白者可知其幹局操持矣巳又攝篆章城忘其府堂之尊而親花縣之務出其在葉之緒餘有如輕車熟路坦行不失其馳雖當縣正久缺之後一下車即煥然改觀事無簡劇處之以安閒人有奸良待之以誠信所以不勞而政舉不怒而民威豪吏空手坐曹中刀徒藏身於境外事有智巧所深避不爲者毅然一身

當之佐惟司一事攝則刑獄甲兵以及金穀無
不理焉深刻非所以治刑獄苟率非所以勵甲
兵扣除非所以掌金穀公皆友其道而善用之
視古之朱黃召漢何可多讓哉半載政成無驕
矜之色及倦怠之容乃以微疾又劳力辭於撫
按去章而之府縣屬感其教召之有方士夫感
其接遇之有禮百姓感其撫育之有恩咸徵子
文以表其德張其政而華其行予又在公麾下
正欲借以報之而况有群情之合請哉前所謂

委用之多郡邑之宜足知府佐之賢者不徒為是語今已有是人矣

醉鄉小稿序

單詞謂之葉兒樂府非若散套雜劇可以敷演填湊所以作者雖多而能致其精者亦稀矣元以詞名代單詞致精者不過兩人耳小山張久可埜鶴翁喬夢符喬有小套然亦不多查德卿而下無足比數矣予自辛丑引疾辭官歸即主盟詞社見其前作俱是單詞衆友以為只精此

散套雜劇無難事矣毎會屬予出題閒涉小套衆必請而更之當時獨高華峰年最熈妙而詞有長進罷會十年餘矣其所作日積月累日異而月不同月積歲累月異而歲不同今刻辭鄉小稿乃其所慎選約取者也不洒而醉居城而鄉亦寓言也譬諸明暢之舉業易於發科手鋪之棊手亦能制勝然而有玄關焉有妙竅焉有微權焉又有真機圓法焉五者言雖殊其致精則一而已不出乎座側眼前而實超於意表言

外可得之心領神會而不可以求之手示口傳筆峰之畢詣已登羣帖非闕竊嘆既升堂而非宮墻外望者罷會雖十餘年適方壯盛也致精自有餘力過此以往不日而化謹拭目跂足以竢之

雪叢千文序前

國朝千文帖數種所藏不過八九家蕭山海筆有意李崆峒有筆勢王雅宜有筆力張東海之熟文衡山之楷馬孟河之奇雲間二沈二錢各擅

一長然視宋徽宗不逮矣視懷素智永則又不逮遠矣人言文章有古今而字亦隨之歟雪篆蘇子舊嘗爲予書一通壽之木矣但水刻稍減其世萊蕪董逞金氏更索書勒石比之前書又過之盖其矜度出塵如瑤天笙鶴居不受一物行不持一錢故其筆陣雄健理趣深長初若放狂怯恠細目之則斂鍔藏鋒微妙難名變化莫測乃神之所爲非力之可與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豈古今所能拘哉董以榻本見寄值予

歙客客皆讀書識字者其健羨猶之予也特詳著簡端同得託名不朽婁溪楊盈西墅逯希閔二峰石軻清渠霍潭泰峰陳德安栢亭高進及予共七人云

贈劉門婁節序

古來貞女節婦豈少哉而載於詩與春秋者惟共姜伯姬降而女史列女傳代不乏人然每代亦止數人而已豈惟内美難著而亦婦德難全歟國制人非踰五十不表時非待歲終不題

守覆結勤亦甚嚴而不輕下予矣邑有婺婦徐袁二氏爲一則年已及笄而表遽不遠一則年雖幼而貞操可嘉伊親謝子如高貞甫請予為文以贈以待中覆結勤者是資爲贈予非詩人之口而無春秋之筆可能著其美伯姬哉然關係彜倫裨益風化更可備女史列女傳之采取乃如其請以數言敘其事徐氏者劉巨相妻也十八歲而嫁二十歲而孀生子劉賓尚在襁褓乃以大義自斷嚴節自守事其翁姑及其祖姑孝

漪谷垄劉門殺閭甲於一邑今稍凋殘氏盖寡三十年如一日不以盛衰二其心袁氏者賓之妻而徐之兒婦也孝其姑及祖翁姑旁及叔翁姑敬其夫自其平居以及疾病淪亡幾二十年如一日不以存亡二其心猶之其姑也方賓之疾病也左膊剪肉二寸以療之竟不能起生子亦在襁褓後亦夭折祖翁乃覓一子棲其乳仰從尊命恩養不啻若自其身出二氏之夫死子幼也各矢志靡他豈不欲昌門第而延宗祊耶

材雖足以輔其志而命不得以副其心自是盛
衰常理惟一門二節則可稱述於人前而旌表
題於　國制也撫臺劉公栢臺毛公徐公以及
該道府縣各有激文扁額米帛羊酒獎賚於其
家其要言有曰本翁姑樂從之命堅徐表事劉
之心蓋實錄也所以然者二氏有賢父兄焉不
惟不奪其志且有以成其志矣昔曹文叔之妻
守節而父母欲嫁之黄覇旌節婦而張敞及諸
之二氏有父兄成其志而上司又疊獎累褒如

此其亦不幸中之大幸歟是時也叔氏劉巨宦已故幼子又繼之妻齊氏所遭所守殆與二氏相同云

賀郡守項斌峯陞井陘兵備憲副序

今世司牧之尊莫如郡守而外僚之難亦莫有如郡守者以介乎上下之間欲兩合其心而交致其譽其亦難矣是故撫按之言嚴而執藩司之言簡而公僚寀之言近而切胥吏之言畏而真士夫之言信而實黎庶之言質而無所忌上

譽之未必合乎下下譽之未必合乎上至於郡
在省城則其尤難者也臧峯項公爲之三年有
餘撫按有薦疏藩臬有上考僚寀有賛語屬吏
有揚言士夫有公論黎庶有頌聲將考之古而
有成説遺之後而無貽辭不止譽於今之上下
而已由其方廉果毅勤敏寬明是以弛張注措
布置區畫光采之所照臨風聲之所披拂上下
咸合宜其得譽如此客歲已陪推河南憲副又
傳聞欲擬以井陘兵備久而杳不聞音推不復

及以爲外必大參內必亞卿矣今猶憲副而又并陞爲行且有期幾僚寀某等徼文於予無乃自忘其切近之言而獨取信於鄉士夫矣乎抑以曾官吏曹或能知久而猶叙遷之由乎夫今之兵備即周禮司遞荀子候徼支繚列傳所謂距一方之難爲者也匡邪皎昧起仆植僵發姦摘伏鋤強懾暴弭盜勵兵審時宜出淹滯布經制立章程齊法軌使在下者相安以生相獮以成相濟以寧乃 國家設兵備之意也項公斯

任列銜山西借名井陘達牙獲鹿近之則西固關東真定北平山南元氏兩州十餘縣地方延袤幾千里皆其所屬治者也遠之則西連秦晉東接齊魯北抵幽燕南通八省不逞之徒時或弄兵於潢池劫貨於白晝揺斗於平林其大者又有邊警因創立新關添設兵備巡關柱史舊不相干涉者近亦題　請巡及項公斯任蓋授之以[illegible]而將大其用耳前任之久無不注而記之近日撫臺多有擢自兵備者公豈久於外司

者哉憲副視郡守為尊兵備較郡治為難公惟以其治郡者擴而大之以膺新命必將合上下而得其譽如今日有不卜可知者撫臺之擢試拭目以待之他日刑清事簡政成民安周覽山川過漢元帥之祠而遊爲迴瞻海岱亦有舊遊之思乎東人感德祇候者當繹絡不絕雖遠且必至况相距僅數百里耶僚寀有贈言之義予謹代為之言言雖不文自恃其信而實也遂援筆呵凍而書之

賀邑令賀洪濱獎異序

丙辰八月初旬洪濱賀公諱吉履任鄉士夫禮當拜謁數十人不約而同及禮成出諸大門外有私相耳語者嶄令如何予旁聞而直應之曰據其言貌舉止是必宅心厚而制行廉處事寬而守法謹者也首政果如予所豫料迄今綫八閱月絕叢生之文法除苛細之科條雖若凛不可犯而實藹然可親地濶百里之封歡如一堂之內由其天性慈祥而操持狷介所以事每從

覺而法不少貸人咸輸誠而吏多革面也又有探本之論縣政之優一原於庭訓之善爾臨境民孚而流吾章民飽而嬉揆之古人其房謙之慈父康直之廉吏而兼匡遠之徒令矣手姓名尚未列於御屏而贊則已溢於人耳巡臺雙渠毛公將代以其任淺未及飛章上薦然已馳檄旨獎矣其辭曰謹飭之守惇大之政初任而民已歸心稍久而可收治效與予初見豫料之言若合符節然以鄉士夫而稱縣主則其言近於

誄以監察史而稱屬吏則其言出於公出於公者多得之耳聞近於誄者則得之目擊是又交相為証而發一不可沓也僚屬師生及庶人之在官者將舉檄辭而與獎儀焉各有詩文張其事而衆庶王九章等請文於予遂不辭而書之一以峇群情一以俟三年政成當更綴長文以賀徵取而此為之造端云

再賀賀洪濵獎異序

洪濵賀公近以巡臺勧獎鄉民已索予文賀之

矣已而撫臺之獎又下其寮案復索文如鄉民
鄉民顓蒙不能文予為之代言宜也寮案非不
能者而亦索予何也或避嫌有難自達之情或
畏長有難盡言之義予文誠有不容已者然亦知
所以得獎之由耶履任一年而政已成地近百
里而名易著此常情淺見非所與論賀公者也
大凡有卓異政跡者俱將不一年不錄隔千里
獨逸耶賀公本以持重老成之體忠誠勤慎之
德恢弘統辨之才廉潔剛方之守既不候剝而

迎人之意又不峭露而恃已之長初政即能崇
實補弊收散扶偏民差畸贏僉廳豐耗鄉保庶
遞吏胥奸良一見了了更無遺智四境如在一
室萬眾如治一人上有所委必殫其事而勤續
無再駁之虞下有所陳必得其情而刑書無濫
及之非章邑近省城而且當東西孔道一不一年
閭閻靜如栗里慈和如桐鄉始也如秋今則如
春始也情呈今則吾簫始也黎睽懷之今則撫
按材之矣非徒材之與撒已屬三而偕來之矣

是後薦書者有不屢上而交及之者哉可為民之父母者可為國之公卿將來遠到大變有不可以涯涘窺測者矣予觀其獎辭有曰渾厚而能鑒別和易而能執持人心允孚豪右亦懾劉公踐歷中外三十年在撫臺久而方晉為亞卿熟於吏治慎於許可其所獎東方非一人也若賀公者衆皆是之矣人非一辭也其獎賀公者辭皆得之矣長吏見知於上寮寀得以安其位而效其能猶之人家家長能支持門戶而一家大

小嬸嬸無有旁侵外患其索文也雖云公舉無
亦有此私情乎特由探而直言之

賀露化石尹敦獎序

季夏炎鬱大雲斷續暑雨連綿中麓野客方謝人
避暑遁跡茂林下偶有露化陳長教王崔二分
教遣其徒盧韓二生持札相告曰邑有賢宰皆
春石侯歷任甫及一年即為巡臺毛公所知檄
下膺獎顧得一言以揄揚其事中麓野客聞而
疑之不得已出而應之今之為政者率多簡土

以自賢厲民以自養由為奉上以要譽淫於用刑以示威往往因而獲薦不但膺奨而已訖之知於巡臺撫乃近似之乎二生曰佚之為人也心慈行潔才敏學淵每月朔望至學官教長者以為文之法心學之與其幼者則教以讀書作字四季親試有章程精鑒別士之貧者婚喪悉有資給民間子弟則又作養於社學尤重學而學為之乞言是私之也吾不能為私者增誣二生曰佚之善政不止於是勸農桑則貸紡績之婦

戀遊惰之民又申明　國制多植桑麻廣開荒蕪政暇躬巡郊野以勞之徭役稱平里甲省費城隍嚴壯武備振揚至於决疑獄減刑罰勤恤困窮崇尚節義自耳目所及無上之者是以四境安堵流民復業士事之如嚴師吏畏之如神明民懷之如父母雖歉薄之區亢旱之餘凋敝之久有如樂土豐年者以侯可依庇也群情禁其發各四索名公之文以揄揚之生輩乃述章况君豈曰重學而學獨私之乎中麓野啓遂大

笑而復長嘆曰滔滔者皆是也乃有此人出於其間乎君章去密不遠亦曾傳聞華閒竊潤餘波以野客誓不談吏事一時念不能到耳復問毛公獎辭云何荅以儀度脩整才識爽快恤民隱而加意撫摩治疲邑而留心幹理二生前所述此數辭足該之矣繼此獎而薦之者當紛至沓來晉為臺諫遷郡縣大行其志不但一邑依庇而已時因避暑勉強應客文思不佳實未能揄揚其事而其事之可傳又何待於野客揄揚

哉侯名璽號皆春南直隷滁州人滁乃歐文忠昔遊之地今之胡栢泉所産也歐胡各有善政及民侯其有得於今昔之助耶

悼殤詞序

嘉靖戊申冬十一月八日得一子雪簑與樂安郭尹適至因以蘇郭名之賦相清奇吐聲洪亮見者咸以爲可世吾家至庚戌閏六月熱從内發百方莫救殤矣時念又八日也雖壯夫遭此猶不免過傷而況五十臨年者乎四體交病五

內欲權詞以自解因附於悼內之後以見連年數奇有時或得遂心云謹安命以竢之

中秋對月憶子警悟詞序

蘇郭兒亡後次年二月十二日復得一男出於繼娶王氏母子同一生辰時張外翁年方九十聞之喜曰是兒不當吾女出婿年知命吾年更加四十若取乳名非五十則九十爾從翁之賜因而呼之曰九十云張翁者吾前娶妻父也是兒生而身長面濶耳大鼻隆方口圓顱修眉廣

頷容顏姣好聲氣宏充縣主金攝山每顧即索觀之以為神采射人兩目在相法更異常不可言性好嬉遊門前日有聚觀者其稱許俱猶攝山也在母身十二月始娩又癍疹已生吾意無復他虞癸丑六月望日方相向而笑忽風動不能作聲聚醫環視皆云急驚可救且灸且藥竟不復甦月上而氣絕矣吾今毋服未除父書無托殘息難保萬念皆灰兩兒俱三歲是兒更奇吾年更長其情不為更苦耶至八月望夜雲散

月明風清氣爽正月前兒亡之時舊愁頓作老淚如迸翻覆追惟低迴嘆息非福德俱薄則享用過厚不然何以有此折罰也適值吳海亭孫夾谷各有慰書一時併至吳云向見公子英偉喜必壽昌豈意遽爾短折雖不免動情亦當善遣勿過為苦懷久知順養有術麒麟抱送即接踵至矣孫云天使吾兒一至此極終必加祐善人時下不免慟徹肝腸就使不祐猶當順受何至以身殉之非竟爾癡耶若只以原無自解則

心自坦然倘緣此而致不測則丘文莊李文正不相笑於地下乎兄之富貴十倍於弟命厚福大猶有蚤歲之厄然則爲之子者乃當以小可之命哉矧兄年尚未老更且健於曩昔只多納寵妾按行古法散遣僕隸賣却遠田減省延待謝絶簡書予當駢集喻於弟數之多矣二君之言教愛不淺感悟之餘月下口占長詞一闋以定月前痛傷以圖日後生青

中麓子歷事應酬之暇古書講讀之餘為一院本總名之曰一笑散一打啞禪[illegible]午夢其四乃攪道場喬坐衙昏廝謎兩改嫁三枝花大鬧土地堂借觀者衆從而失之失者無及其存者保久而亦如失者矣遂鋟之以梓印之以楮裝訂數十本藏之巾笥有時取玩或命童子扮之以代百尺掃愁之篇而千丈鉤詩之鉤更因雕工貧甚頗減價售伎自念古人遇歲荒乃以興造事濟貧誘又有油貴點燈米貴齋僧之說

遂以二院本付之家然刻不及遴

送濟南府推范濬汀考滿序

三六年考滿九年陞遷初制也乃後坐甚衆而政務叢勢不能久任州縣咨有過三年者府推往往不及期被徵以常常急缺風憲即欲得人補之內而行人博士外而縣正府推咸掄衆用內則行人多而博士少外則縣正多而府推少所以博士亦不待以期猶之府推也濬汀范君推而理濟南之刑者三年矣惟畏民志不迎合

上意惟以經術飾律不以法吏為師善類仰之如瞻昫日惡人畏之如蹈層氷終歲隨撫按兩院行縣審藩臬兩司批詞既已莅省府繁難之任且攝他府之事兼有焉非才力強幹法理精明者何以服六府之心而得兩院之屢薦與兩司之上考哉徵取雖以風憲急缺題請至日同科道考選或吏曹美秩惟內外有名舉著政績者得與次則各部部屬及廷評等亦有量陞一二級仍在外者近日諫官上言進用有司當有

差等繁而集事必難簡而則易若先繁者則才必求繁以自見否則自揣不足以當盤錯安於簡靜而不萌僥倖之心矣繁難孰有如濟南政績孰有如滹汀者考滿上
京正值考選之時臺諫吏曹亦孰有先滹汀者求之古人梁顥推大名而即知制誥錢若水推同州而立遷樞密滹汀大柄用自今伊始此東人覲望之同心而其門人圖報之真心也舉子李可畏滹汀在外籌日所簡拔者也於其考滿將行不能無言門人

於師長又畏縮不敢輕易有言乃托之中麓林下放言野客而言之無文如此豈足以重溽汀而代李舉子哉

賢賢小集序

愚谷李先生歿余既為二詩挽之繼而以一文祭之葬而如其遺囑又且志而銘之矣志銘勒石納諸幽人鮮見之乃更刻本廣其傳并及詩與祭文簡帙無多强名之曰賢賢小集云嗚呼賢人之賢不惟生前歿後亦宜有然者矣人心

之天蓋有當不識者在也誦詩讀書尚友古人君子賢賢設世不忘豈以人有存亡而賢之者遂因存亡而有隆替哉

送邑令董漂溪　欽承徵取序

進士以一甲為榮然止三人耳難得也二甲外選少而三甲多重內而輕外人情也亦時勢也二外則州正三外則府推與縣尹人又重而輕州以其不得徵取而備科道之選也甫三年有旌舉及聲望者即得徵取選授

而考滿亦有得之者不如徵取事美而名昌其
推陞者抑又不及矣累承　聖諭給事中御史
係朝廷耳目之官務要醇篤老成知事體者近
又嚴。諭吏部都察院秉公選取期在得人題
奏雖云急缺風憲弁六科缺多科原四十員道
原一百十員每補不及額數蓋官不必備惟其
人之意也科則初授散秩繼陞左右都與夫各
項名色不數年南北科不稱缺官矣道則初惟
理刑試職久方實授內外侍班中差長差并陞

遷與夫各項名色不數年南北遺又稱缺官矣每次遍切而後下徵書欲內外調停博士行人中書舍人府推縣令及期者然後得與以不必備之員而兼稀濶之會外得徵取亦難矣今次料缺三十一道缺五十八天下府少而縣多總取止三十三人推君平而多一人爲山東二人而瀴溪居首豈非難之又難者哉或有問其得徵取之由者予告以推舉多又有問其得推舉之由者予告以善政多觀其守嚴而清心慈而

明禁令行訟簡賦平人獻其誠獄得其情文事既飭文事亦精所以始而多旌繼而首徽耳此行非科則道而銓衡華省亦所必有者聞已有考満公文既以徵取而蒙　簡命又將以考滿而得　勑封生長原在輦轂仕宦不遠門庭發程日送耆老者及郊壯者出境庶人之在官者越縣皆致人之戀是知得人之深矣衆老人劉翦等托予敘其事遂濡毫書冊付之追送至輦轂者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前後兩序義意猶未明備繼有見聞恐隨得隨失不憚繁贅再序之值冗未能融會成文援筆直述如家書然不謂之序亦可事有難顯言者須巽言之巽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後得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所以作也詩可以興禪則其妙也除已見前序者不書如漢之蔡中郎繼而簡孝二文帝以之王荊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

喬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我　朝丁仲名江朝元容子敬楊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詩禪之人也文戲集琢珠囊謎倈賊百斛珠謎海謎榜掞序萬類風月禪機是皆詩禪之集也羅紋倚切滑頭轆轤宣和夾山抉海錦屏風無縫鎖是皆詩禪之格也河朔廣川江右山東西無不尚者而兩浙三吳為盛是皆詩禪之地也冬初十夏四四二日及端陽秋空貫孫及七夕一年四社俱可舉行不但正月十四五六而已是皆詩禪之

詩也主文彌封謄錄包者把頭是皆詩禪之例也有包商記念包欲通文鮮字知韻分門商欲求意察情審機達變記欲心堅志定默識潛通念欲熟語真聲清句滑四者是皆詩禪之要也番語纖語鄉談文談育泛亞且等字是皆詩禪之忌也背景脫題蜂腰鶴膝閑三歇四上懸下吊赤脚露頭衝宗犯祖是皆詩禪之病也求其人覽其集合其格如其例損其要得其拙與時免其忌與病詩禪之妙盡於是矣可與之談

請察詳矣言之者既無罪而聞之者曾不足以爲勸耶

賀總督薊遼保定大司馬兼大中丞東江楊公五十壽序

人生五十始壽禮也東江公未五十而壽焉則以義起也世有七十九八十九即賀耋耋者皆以義起也東江年四十九矣生辰在十二月念日去五十僅旬日耳既已逼近其期而可壽况又久歷其難而當壽乎邊臣陞轉鮮有待三年者

以其難也東江先以僉都御史兩次巡撫大同
後以副都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繼以
卻虜有功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仍督其地
統計之則四年矣在大同並解玉林久圍廣築
雲川等堡前事之難不必備述薊則其尤難者
以環衛　京都拱護　陵寢地方四千里關係
最重且大云舊不置督府因虜從薊境長入搶
掠特甚置府自嘉靖庚戌始設官自太華何公始
東江接繼許默齋默齋出其家學著九邊圖論

經略宏遠不若東江切近精實鑿鑿可行是亦有得於家學不但詳觀博訪之力而已上書柄國大臣如云人才有定分兵家有定理徵調難預執物理難強齊法制貴識重輕職司貴無牴牾明盡痛快雖生長其地者不能知之若是也至於十五敝之條陳更中肎綮而悉事情雖久官其地者不能言之若是也豈其自結 主知多見施行而蒂蒙陛賚云議者以十五敝可比趙充國十二事充國雖孝宣任之最專然不免

幸武賢許延壽之離間頼魏相得成其功東江之上書真有見哉薊雖捴督遼保實則藉二鎮以援薊門保近無虞非謂舍薊門而遠援遼陽也遼或有失言者不當連及捴薊者矣其所謂不敢後時調兵馬先時費糧餉則尤激切之言也兩歲防秋勤勞怠倦而百事有備雖去秋北虜西聚於馬營土蠻東屯於惡木今秋仍團結東西而不敢深入能以先聲奪其魄上策攻其心邉腹軍民所以得息甲休戈田食廬居者誰

之賜耶雖然呂尚父年當八十而佐周室八百年之業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所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也東江此後有老當益壯之志無今是昨非之悔陞轉此王其時在邊方既不憚其難在朝行當不忽其易壽國康民陋蘧伯玉而邁趙充國企跡呂尚父呂開國於齊而東江産於齊者也每逢賤日東江輒以書禮相賀旁欲文以酬之其次兄東里四弟五弟東漁東畬誕日東江

各有文詞及期而來賢昆玉合請鄙文又中子心之所欲一則桃李投報一則頌筦送和予以親情友誼美不忘規惟勉其益脩職業以出將入相壽而望之其同氣所望必更切於予而予特代言之云爾

唐荊川批選名賢策論序

今之士凡官一級沾一命者皆可行其志非由進士途官級不得崇沾命不能久志竟不得大行舉貢猶然下此者可知矣舉業者進士所由

發身者也以舉業而取進士譬諸摯門戶而拾瓦礫欲醇醪而藉糟粕求魚兔而用筌蹄進士取而舉業棄門戶闢而瓦礫擲醇醪竭而糟粕黜魚兔得而筌蹄置之無用矣廷試會試有中魁元者乃他長或無可稱述以其專工舉業云耳漸漸習詩文講時務究心道德性命之學輕視舉業不復為之惟為同考及主考閱士卷作程文則有不容已者初場雖尚經術然體製方而重不可傳遠後二場難登文集選文者亦不

之及近來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輕省廻照誠然過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僅能成篇者有之直書謂套者有之載觀漢唐宋元舉業圖不得與經學文集并行要之有不可廢者如詞料所叢白氏諫林尚書義撡論𢀖古義論孟以語論學紀凡三場文選徵江綱源流至論策學衍義等書因之淡攝功名者不可勝計吾友入唐荆川精深業而得魁元者也以兄嘗有聲門戶徼

劳糟粕乃醇醪從出而筌蹄則魚兔所由致也不忍棄置刻其時文并刻古來名賢策論選取既慎批點亦詳纏綿比客奇絕錯綜傳而有約束鬆而有關鍵衝激而有砥柱翻覆而有波瀾曲譬旁引挈要提綱圈點多者精華也一二者字眼也屢置轉調分截撇抹各有筆法真可為舉業之大助不但如他書之小補嘗恨吾章科第久乏適逢厄運欲借荆川挽而復之其時文見而悅之者衆獨名賢策論鮮有得之者吾將

刻而布焉乃以是序先之

賀馬母金氏八十壽序

嘉靖甲子門人馬惟則母金氏壽八袠李生可
父輩則又門人之門人也因予兩姪請文兩姪
亦皆遊其門蓋感其教而壽其母亦賡其孝而
報其師云耳向嘗壽其父今再壽其母父雖壽
未登八袠母則及八望九以至滿百或數百歲
而無窮天之善善未盡於父者將總之於其母
諸生從師讀書亦知壽不可一律齊耶夫有上

壽有中壽有下壽上壽為禎中壽為能下壽為恒壽其德者上也壽其齒者中也壽其業者下也上壽盡性中壽盡情下壽盡力性者命之所以立也情者心之所由豫也力者養之所為備也焉毋賦性善柔宅心篤厚然而家規整肅閨範端莊左右匡持後先補綴所以內外姻族無失禮者至於待客祀先酒食豐馨洗腆識者以為可比古之主績之儉饁耨之恭繅繭之勤斷機之教甚至紉箴縫刺撰酪醯醢庖匜之細莫

不有法雖薄產貧婦猶有照管不及者而況大家此在丈夫可稱大君子而況文流壽享八袠豈無以哉天壽敬地壽爾日壽慈月壽義所謂祥不虛集必有以致之者將歷九滿百或數百歲如予前所云云者矣百畝之田四時之鮮力可以為養矣不必千歲之桃九霞之觴也百事之足諸累之無心可以為豫矣不必一品之貴三公之榮也五飯之精四事之具謂德言容功命可以立矣不必衆善之備多能之又也性情力三

者蓋至可并下中上之壽而有之矣是亦恒且能而為希世奇禎矣繼予稱壽者將先其業而後及齒德乃壽之序而祝之深也雖然江干有竹始生不過數个耳及壅培不已疏治有方因而凌雲映月傲雪披風根盤龍而枝棲鳳玲玲鳴金玉而栗栗長琅玕如渭川千畝淇澳猗猗者何其盛也馬母有二子二女四孫男六孫女一重孫男二重孫女女之已嫁未嫁者悉名門子孫多讀書可立取科第養由此備心由此豫

命由此立所以奉壽馬毋者乃又在此而不在他也

送平岡陳大參陞任雲南憲長序

藩臬都閫諸公凡有陞遷者總具一文為賀其來久矣陳平岡以山東大參而陞雲南憲長左轄序西谷以書索文於中麓山人豈以山人能文耶意以平岡嘗知章丘縣事縣人必悉其政而言為有據耳義不敢辭勉強代為之直言則可若成文則又不敢當矣　國初久任二十年

後內有亞卿左右副都而外有憲副大參三十
年後內有尚書左右都而外有方伯憲長內外
調停無倖進者繼則重內而輕外重考察而輕
考滿推陞行而內外有不得其平者矣登第十
餘年即有長藩臬而登臺省者矣平岡原以翰
林清貴出理府縣簿書其在吾章計今十八年
矣登第三十年矣雖正卿不為過而憲長當在
十年前今始有此而又遠在滇南老其才而大
其用雖十年不為遲試其能而授以艱雖萬里

不為遠惟碩當國者趣其筋力強幹智慮聰明速為大用勿仍前淹滯也或曰是行可知其政否山人曰知之以其素也長縣以目擊之也佐縣佐府以耳聞之也貳臬貳藩以身被之也今往滇南有不可意料之者乎夫今之憲長即古之廉訪使觀察使舊亦兼彈劾今惟職刑而清吏治得民情則其要也況滇南乃靡莫之遺墟而西南之僻壤毛貫不登於禹貢職方未入於周官秦皇漢武斥土開疆極其力方得西域遣

使通道置官唐疲河北而南詔無功宋編江左
而畫斧自限古惟以不治治之今雖郡縣其地
然猶以夷處夷流官土官仍其舊安南討不及
此所以隨得隨失此時為憲長尚有四難焉自
府州縣外有軍民府有軍民指揮使司有守禦
千戶所有宣撫宣慰長官司官強之難馭也碧
雞金馬五華七星洱海金沙鐵橋銅柱逼黔巫
而接土蕃昔人有兩關虎踞吞滄海三塔龍飛
上碧霄之句雖遐誇獲譴足見山川遼邈而形

勢阻絶地險之難遍也有蒲有夔有摩步有禿若有和泥有羅舞哦昌撒摩都及棘鳩獠僄躶毒獷𢎞烏蠻之屬人殊之難識也椎髻編髮跣足露頂信巫敬釋交貝食生卜雞獵獸大種刀耕金齒繡面囂訟好鬬與婦同浴不鞍而騎帯弓挾矢以為常把手屈膝而為禮天地之氣流行獨後俗久之難變也平岡素不以察察為明赫赫炫能而糾糾任刑備是三德其於四難乎何有

喬龍谿詞序

邑人喬龍谿先生以僉事致仕後即擅詞名遠邇但稱其長於北詞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有娀謠乎飛燕聲起北聲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韻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婉優柔均出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故云北人不歌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悽婉優柔之分耳吳歈楚些及套數戲文等皆南也

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雜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今　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驗也龍谿非惟能作而且善謳南詞時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為非其所長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如康對山每赴席稍後座間方唱南詞或扮戲文且其入即更之其所刻浒東樂府南詞亦參錯其間以為止長於北是豈知詞與對山者耶龍谿歿已二十餘年遍索其詞纔得數分之一敬爲刻之太少不成

問結存之畧為一序於其前在日曾許為之序乃今以此副其托其詞語若徒詞意新奇見皆不問名姓知其為托人也所存雖少語云寧取碎金勿取錠銀况又有片玉顆珠出乎碎金之上者哉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三序而體格尚有未盡者無嫌於重復再序之海嶼山人較定山陰羽客淵微肘寄分為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推理曰用事

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烏戒曉星象拱辰蟄龍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地魚躍鳶飛風行草偃月照海棠各有解說附註其下有無名氏演為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溪篆煙凝霧江涵雁影鶴立雞群蛛網添絲金鉤雙控其大與羽客同而王荊公則撮一段幽閑之地偃五尺托言之妝分為坐占鷗沙眠分犢草二格元僧本中峯又以雪隱鷺鷥柳藏鸚鵡月輪穿海竹影掃堦分為四格我　朝柯狀

元潜謂謎句須覽觀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則有黏皮帶骨之陋逮於事情則又有捕風捉影之嫌意是字真流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詐當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然不出乎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也予所著詩謎於體格多合間有否者拘於意句無如之何者也求其大較不失斯已矣如圍棋之三十二法切韻之十二門及三十二字母日用由之而不知知則羸遍天下人而識盡天下字矣有志詩

禪者請以此意求之

張小山小令序

録鬼簿謂人生斯世但以已死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身後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為猶愈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其如披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若是可稱詞中仙才矣李太白為詩仙非其同類耶小山詞既為仙造今殆死而不鬼矣世雖慕之未有見其全

詞者予為之編選成帙亦有一二刪去者存者
皆如錄鬼及太和二書所稱許以其生平鮮套
詞因名之曰小山小令云客有以古劍歌示予
者試猜為何代何如人予應以似宋元間人客
曰是也元人也予曰若是元人絕似小山詞客
乃大笑以為不錯分毫然亦有太白詩風骨予
謂其各有仙才不信然耶詩錄於後未知識者
是否姑記一時偶中之語如此將軍躍馬來南
荒腰間古劍白練光鷺鷀塗香魑魅泣寒芒熠

熠勾陳蒼龍聳高掛珠堂月玉華曾拂樓蘭雪爲君盡斫奸臣頭天狗三更下舐血此雖短歌然而句奇味長客退恐其誚予因點檢續文章正宗及文翰類選大成果是小山作小山名可久以路吏轉首領即所謂民務官如今之稅課局大使夫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歌曲多不平之鳴然亦不但小山如閔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爲江浙行省屬鄭德輝杭州小吏宮大用釣臺山長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不可勝

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其說見於胡蒙溪所著真珠船因序小山詞而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

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數十散套可

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為偶元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套詞又不忍輕去間亦選而取之附於其後不敢小令原名以小令多而套詞少耳評其詞者以為若天吳跨神鼇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此特言其榷㮣而已要之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自謂可與之傳神如嘉符復生當必首肯未知覽者心

服之歟或目笑之歟是未可定也

歌楷調古今詞序

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俊而意足在當時皆可歌詠傳至今日祇知愛其語意自浪淘沙風入松二詞外無有能按其聲調者余因雪簑者作已摘集風入松詞矣而浪淘沙則自　天朝以及勝國搜羅成帙不但唐宋而已名為歌楷調古今詞校而刻之可由之歌詠唐宋詞而追繹古樂府雖三百篇當亦

不遠矣然浣溪沙浪濤沙名意亦相似而字格絶不同至於賣花聲則句句不殊無因知作者名賢而問之當細閱詞學筌蹄及南北詞選冀或有得耳

送訓導昝循岡應山東鄉試序

聖朝取士之制自鄉舉里選外鄉試凡三場初四書經義二論及詔誥表判三則策五道兼騎射書筭會試亦然　皇祖嘗謂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

稱之士以資任用後選舉廢而騎射書算亦不
復試矣其途愈重其法愈嚴輔臣有條三事
上請著正文體明實錄慎考官 今上允而行
之久矣言官近又有八事允而行之者多半餘
悉遵照舊規而監臨同考官揭書出題不許選
調監試干預以防漏泄此則 特旨也其應試
士名數去生儒謄錄謹關防以革奸弊解原卷
以便稽查乃八事中尤緊要者但有一事未備
教官雖許應試而取之者少嘉靖十九年一人

二十二年一人是後更無一人在山東如此而京他省計亦如此矣何以廣賢路而勵讀書人耶前此教官不得應試予嘗對禮卿言之曰官生天文生醫士醫生在冊食糧者下逮吏典承差各衛官舍軍餘陰陽人等俱許應試舉人作教者亦且會試而由貢作教者獨不可鄉試乎繼雖題破而少取似猶未慰人心有如鄙見所云然者矣條岡呇先生由解州歲貢歷任章庠司訓督學公異其文將赴試濟南邑人素與之

交厚如楊東里高鶴泉衆士夫先請予文壯其
往不久又以予文賀其升予與之交厚不𢦏邑
人知之真而言之切望之重而祝之深連捷不
但鄉舉大魁將作國賓使凢有於學校者知賢
路不限而讀書益勵矣洪武甲子定鄉試之期
而章程始備弘治甲子得主試之人而名士獨
多際今嘉靖甲子士類沐化久而文運昌必有
命世之賢不群之才出於其間古有名宦有流
寓者因并其𢖍著稱孰謂先生晋產也予邑顧

無聞見之資而風氣之助哉

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序

嗚呼醫道淵微學豈容易世謂學寫費紙學醫費人費紙猶可言也費人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又謂儒無假而醫無真儒如無文學識見遇人一問及所司一試便知底蘊醫則依托脉理啜哄病家以爲某經受患某藥可投偶中則以爲己功君臣佐使倒行逆施不效則又給言服藥非法藥品不佳或事務動勞或氣怒衝突畢竟

以製丸藥緩補緩攻以待元氣自復為辭又或
買取異藥以作去計因而費人者多矣然儒亦
有假而醫亦有真者必以為儒真醫假非通論
也且以儒學醫猶以菜作虀宜其力省而功倍
但讀書無成及作秀才不終者方去學醫以為
安身之地糊口之資豈有不善為儒而顧善為
醫者乎在此不能援儒而入於醫在彼亦不能
推醫而附於儒若是者欲其不費人焉胡可得
哉古重世醫不三世者不服其藥草草學於一

時而欲以寄千萬人之命又胡可得哉岐泉陸
生乃海塩之澉浦人自元以儒醫著名入 天
朝有為本邑訓科者有為平湖訓科者有為太
醫院冠帶醫士者舉族以醫儒為業者四五十
人岐泉世其官官雖末世其業業更精所至傾
囊濟人人無不倒屣迎之者尤見重於 宗藩
及士大夫各有贈詩道其實其遠覲武原許天
民彙為一集名以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録予
為之序其槩如此岐泉能讀人所未讀之書是

以能醫人所不能醫之疾然吾有三疾焉岐泉或求之能醫也碁癖書癖煙霞泉石癖方書亦有治法否岐泉雖醫人所不能醫而吾惟從吾所好也

送蘭川魏太守入覲序

聖朝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而已親民莫如守令而守又令之率也守賢而令莫敢不賢者以其臨之近而知之真作好作惡雖掩飾耳大凡入覲者見部守則司廳具揭以下惟總書員數守

由甬道下則兩墀守有約束所屬語下則直告以恪守矩法若守於缺處下則公堂之上此其禮獨隆而望之亦重矣天順庚辰政績卓異者欽

賜衣楮及宴於禮部方伯而下共十人而守居其三弘治壬戌六人而守居其二正德甲戌十六人而守居其六嘉靖癸未并來朝者移文奬勞十餘人而守居其四至於愛惜人才愼擇守令分別繁難屢勑

聖諭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致治之隆上繼黃虞而陋漢唐宋

於下風明歲乙丑又當入覲之期矣酌行事宜更容題請考覈愈嚴濟南之繁難他郡莫有先之者蘭川之政績他守亦莫有先之者行將以其勞心字民以身率令之實畢聞於　朝將必舉行舊典而宴賚有加焉移文奬勞不足言矣考後缺多蘭川又久當超擢者外則藩伯內則京卿或復來東或舍東而去皆不可知而東人之望無窮僚友之情更切別駕陳文石通府馮後山節推劉默菴同書馳至中麓山齋命爲之

文以導其行時急不能從容致辭聊為之述其
情而塞其請如此其大公之政響應之才日後
必有為去思碑者當更詳其事云

送見川劉尹朝覲序

馭吏之術莫重於朝覲尭典有黜陟之文周書
有考績之法其來已久至 天朝而尤重先期
以朝覲事宜開坐題請一咨戶部行都轉運鹽
使司并各鹽課提舉司一咨兵部行行太僕苑
馬二寺一咨工部脩衙廨及都察院行撫按催

賢否揭帖與夫合行禁約告示又劄付順天府下行所屬并宛大二縣一應供用物料一司舉事詢及各司一部舉事旁及各部而都院等亦在其中無非欲精嚴考察以惠安黎庶而已所以惠安黎庶者又在守令天下守少而令多令又尤近民者也予在考功日正值朝覲考察郎中總其事一員外二主事各有司存而予分司縣令見其考語上多進士中多舉人下則多半歲貢此乃考官非考發身之途也而何太拘

如此然人材大畧三者亦庶幾定之與　國初
選舉之制大不同矣見川劉侯以名進士而令
蠡縣以地治繁而調吾章口談則開心見誠身
數則閉閤思過蓋與古之賢令不相上下而在
今日在東方則更首出下盡下情是以上有上
考因其實政非為其進士也將朝覲上京兩邑
徭役計日報完人咸稱其敏而速恕而公而他
政之可稱述者更多其僚佐以予知其政而異
其才又嘗官考功司考察言有據而事能詳然

侯已得上考矣予復何言惟願其述職畢日或以急缺風憲留選或以日月未及還任或荷新恩或施舊澤他年大行其志柬入大被其休不但吾章一邑而已賢令雖得即令天下之令俱如劉侯則天下平矣而各司之協力各部之轉行不爲徒費文爲朝覲而作蓋雖有他望而猶以此說爲之結末云

送崖松曹典史應朝序

縣宰應朝必與首領偕往縣宰述其大者也首

領述其細者也縣宰賢而首領隨之首領賢而
縣宰揚之脫有不稱而縣宰庇之是首領也者
賴縣宰為之所也然裁減之處則以首領獨往
此其所繫亦不為細矣崖松曹君乃首領之知
名而蓮幕之出色者也下放本自上行南產能
宜比俗不日將同縣宰應朝二尹趙小江三尹
田杏川合詞索中麓子為之序其行令次較之
往年太早已為府守縣宰序之矣兩日三序騎
從而辭竊然為守則言守為宰則言宰為首領

則言止首領而他非所及也此行觀　新殿之
巍峩接官儀之整肅知存留者之喜慰而慨罷
免者之悲凉後將誇示其子孫於無窮人有官
至藩臬猶未得應朝者或以臨期陞轉或以災
傷保留或以事故離任而崖松以首領得與焉
值朝政更清明人文愈宣朗此在往年乃常事
而今日則為奇事矣

吕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

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然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荊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悍濫唐失之散弱而失之滯晦者陳失之疎蕩與纏繞者乃趙與王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

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駁惟子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厠名於其閒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周易象旨次録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子自雜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二厚冊臨江峯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

屬予予方為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為之序其槩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塞上曲序

軍中樂有短簫鐃歌亦云鼓吹曲乃黄帝岐伯共作用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雖不以鐃歌鼓吹為名而鐃歌鼓吹實昉於此至漢始有其名

矣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司馬
法曰得意則愷歌以示喜魏晉則短簫鐃歌與
橫吹曲得通名鼓吹周宣帝革鼓吹為十五曲
皆戰陣之事隋列鼓吹為四部唐增為五部魏
晉視鼓吹獨輕牙門督將五校悉用之宋齊以
後則甚重之矣其出塞入塞塞上塞下等曲皆
由此肇端繼又變為從軍行苦哉行遠征人俱
軍旅苦辛之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李延年
所造又謂劉疇擅篪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然西京雜記則言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是知高帝時已有之矣而塞上塞下則起於唐而塞上獨多王遵巖又以為七言四句樂府惟中唐有風人之致予曾兩使上谷西夏其軍情皆樂武備整廢頗嘗觸於目而計於心當時壯年便有鞭撻四夷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罷歸衰老不勝慨嘆值秋晴氣爽筆札可親遂作為塞上曲一百首自許能悉事宜極情狀語似有背馳者大抵泛言各邊亦非一時其實

塞下曲及出塞入塞從軍行鼓吹鐃歌等者衆之矣但一事而數百言或有一半句犯舊者力不暇及而才亦拘定背馳無害此則不免有媿耳昔在馬上變唐詩數聯及宋詞一詠縱有還鄉夢猶聞出塞聲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管柳和煙暮關榆帶雪春詞則將軍白髮征夫淚云云每高歌不休聞者以為狂今狂亦不能矣况得如杜子美所謂狂夫老更狂耶

塞上曲後序

客有讀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稱引乃五言律詩非七言絶句與所作漫不相類中麓子率然應之曰詩在意趣聲調不在字句多寡短長也向出使日情與景會偶譜其所記者而已必欲拘拘於四句七言則唐人王煥之羗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摩詰塞晚每愁殘月苦邊秋更逐斷蓬驚常建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高適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

還人王昌齡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
陰山其在今人如王廷相漢帝如今新好武左
賢營部莫臨邊岳倫武帝雄心窮絕域張騫只
解獻葡萄王愼中蘆管聲中千里月萬行征淚
一時流每歲將軍臨大漠幾時天子悔輪臺雙
轂流腸飛電逃至尊親降玉階推唐順之壯士
從來不病死孤兒今屬羽林軍祇憐單士猶寒
色臘盡轅門不御裘數月虜中無動靜吉囊東
去戰黃毛白世卿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

水飲駝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此其中選者特各舉其辭以例之追憶前遊恍如隔世事因爲後序則儼然昨日事耳歲月頓增精神遞減薄遊猶嬾遇走馬邅迴不敢即乘况有四方之志耶世之負宏才有雄略者幸勿效鄙人之坐老自棄云

賀邑令洙濱張君撫臺奨勵序

政必孚於下而後聞於上上必信其政而後奨

其下乎與信非積久不可得洙濵張君之尹吾章也纔數月耳即為撫臺鮑公之所奬勵鮑公覆仕途將四十年事體既精而許可尤慎其轉任廻部也舉劾過嚴而奬勵無幾使洙濵覆任及十月之期將如例舉之矣寧獨一奬而已釋褐而初服官揹文而首視篆即孚而有聞信而膺奬齊民咸以慈父稱之老吏不敢以書生目之矣觀其氣温而和心公而慈言簡而當貌美而恭知其養之有素將來出之無窮也初政吏

新尚期其後其奬辭如此徵租有善法聽訟無遁情審役而役以平懲奸而奸自遠凡其更新之政不能悉舉過此以往覆庇日深此固鮑公之所期待而實章人之所仰望者也章負虛名而賦差偏重近省城而供應獨繁民生貧瘁非一日矣譬之病人內傷外感悉有之須加以參蓍苓术徐徐調養以俟元氣自復而二病庶乎可除若拘泥吐汗下三法或以芫戟巴遂峻厲之劑投之命脉無不促者矣又嘗見郟園有樓

爲鳲鳩巢其上生有九子朝飼之自上而下暮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踰其次數月子成而各翔去以其均也惟緩與均正今日對病之藥而生育之仁也然古之縣令有名者或以戴星勤治或以彈琴卧治或以垂簾靜治或以掞藻廉治皆不外乎緩與均也即洙濱之兼才而占其後效章必冨庶安恬雨後遍耕牛而月中無吠犬煙柳千家曉而風花百里春矣洙濱亦且優游閒雅訟簡鳥窺簾影靜而官清鶴

佯竹聲寒學道愛人牛刀暫試靈光貫斗龍劍高飛為科為道為天部郎為　當朝宰輔佐治天下有出乎所期之上者矣其僚友趙丞田簿以及張尉同詣予所請文以重其始以昭其盛予邑人也更期其大有所為以蘇民困遂為之文而不可辭

謝外科醫士洪石塘序

科分內外治外者兼內可也大凡患從內發外感者亦必及內至於瘡瘍更不當專以外科拘

之也必觀其形勢察其脉理而爲藥之主客緩急邪在表者托之邪在内者下之邪在上者清之氣血虚者補之故其藥品不同有代鍼琥珀等膏有葶藶椒仁等丸有清凉活命等飲有内托消毒金銀花等散有五香連翹黄連解毒及内踈十全大補等湯斟酌加減務與症對然後十分而可療數分之疾十人而救數人之功若如周禮所謂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非所望於今之醫流也世人但有大小瘡瘍

腫毒即請外科醫調治其為醫者更不復問瘡之陰陽虛實惟用膏散塗貼或藥水掃洗間亦有取效者瘡無非熱其效者其微者耳若大毒在內不惟不能輕減且有逆而益其勢者矣人有一戲語可作捧腹開口之資戰士為流矢所中自左耳穿透右耳而露其鏃致一外科醫來用短鉅近耳旁兩解之或以為其鏃從何得出醫云了吾外科事憑君別請內科可也今之為外科者何異於是若夫療癰則尤為難治多因

氣怒憂思傷其心風熱邪氣傳於肝是以蓄結綿延而無已聖惠方巢氏病源論之最詳大要不過三十六種耳脉沉數者邪氣實也法宜導泄增寒潮熱或拘急者邪在表也法宜發散因怒結核者踈肝行氣腫痛脉浮數者清熱祛風脉濇者補血脉弱者補氣潰而不斂者氣血俱虛也更須大補其用藥丹則薄荷丸則遇仙無比散則神効必効湯則散腫潰堅養榮益氣射干連翹斟酌加減猶治他瘡其蒜灸豉灸與夫膏

貼藥洗亦猶他瘡且猶他醫也予家有患此者經數年及數醫小効而復起暫愈而轉加閒有清源寓客洪石塘屢試輙効有見其治人已痊者瘡痕尚隱約頸腋閒遺使以禮致之一見即知源委用參芪内托當歸和血琥珀鐵圓膏敷外核出熱消舊散新平數月而全愈矣今將由客寓而延其鄉聊以備謝儀而述其事且以告夫世之有瘡患者幸勿攻外而遺内云君名時欽號石塘遇例考中太醫院醫士自始祖太師

公家初遷居徽郡之潜川世世治醫其所傳來遠矣

存友録序

存友録者録予一人之作允爲雲峯王處士者習總之也總而録之以存其人人乃厚友存人所以存友也處士病將易簀矣神思不亂語言有倫子孫環侍左右詳囑後事畢尚有三事未遂一則不得與予面訣有所欲許二則壽母詩文未及裝表成卷其三則予曾許唐人瑤池春

琓圖將以雪簑字書予壽詩於其間待雪簑來
三事終當副其意垂死之際猶好文如此投其
所好此存友錄之所由作恐久而遺亡此又存
友錄之所由刻也首之以誌銘繼之以詩對及
像贊祭文以備衆覽以見予情有傳說吾與予
亦有後言者殊不之信如有之亮亦無他性好
褒揚人或大槩及之耳自顧素無惡行必無過
貶之詠感其存日好處太多不忍以其歿後從
而薄之也此予由衷之語而亦相知者衆口一

辭云

存友錄後序

誦詩讀書謂之尚友走簡馳情謂之遠友把袂斷金謂之契友述往傳來謂之存友予與雲峯偕生盛世不須尚友同鄉共井又非遠友執手同心相交四十年蓋契友之最深者也爲之述其往事傳之將來于以常存而不朽因名其錄爲存友非私之也惜不能爲千萬言之作使存之又存耳如其身有遺行口無善言於其殁且

快之矣尚可錄而存之耶

追先法史錄序

魯藩竹村奉國將軍父靜翁遺墅隸馬青社有果菜之利不專倚常祿可為日用紙筆之資且同其母張太夫人寢園在焉每見夏木陰森秋果繁綴春風吹玉蘂冬雪灑瓊枝輒起悲思以父母所嘗手植燕且身遊之者也乃作為著友小傳命名追先法史錄傳為史中一體其法備於古人因思親有作是之取爾辱不遐遺緘示

一冊且屬為之序以光前徽中麓子受而讀之從而序之曰假名陳致道實歸屈如此纍製起自子虛非有昌黎毛穎而下其說長矣畧舉素所見聞其不見不聞者宜更多矣如十處士歲寒四友香奩四友招隱十友山房十友文苑四賢林下十二子皆以傳名者也至於圖賛十八學士茶具十二先生見於欣賞編中而游文小史則更全備纂諸竹村之作其用意造語如出一轍項麒稱李中夫文辭偉麗思致深婉邵天

和稱陸奎章豪儁奇詭寓言於沕而托義於人移之以稱竹村亦不為過縱橫文章之府戲游翰墨之場時出機警之辭而兼滑稽之論竊有志焉但才拘而未能病多而未暇也竹村所寄真可啓發才思而展舒病體林下思親者尤當寶其書常接乎目不釋其手可也若以為其文彌其事瑣其言怪則不足與語旁極變態而終不失正泒矣

存友續錄序

存友錄之輯原為雲峯王處士續錄則為貞菴劉正郎劉故在前而聞訃在後使其如雖故于家則將以劉為首而以王為續矣以聞訃作先為次非有厚薄其間王交如膠漆而劉則斯文骨肉也劉官居南北倖歷歲時其所樹立已自可傳然非吾之作作或無此輯將傳之不廣兼且不遠矣以其皆厚友也特而存之耳更何分手續與不續哉

存友續錄後序

大凡書有前後序前缺者後補之前晦者後明之出非一手各述所見吾之書冊前後序皆所自撰以懶於求人且人或不盡合鄙意耳至於文之拙陋有所不計期於達意而已存友續錄他無可言者憐其無後恐遂淚沒其人有此錄則存此人矣吾今六十有五尚未舉子自此以文為戕以後為重存吾神所以存吾後亦因以存吾人也

思齋霍公由甲辰進士初任永平節推屢有保
薦五年考滿徵授柱史又滿三年同其父母并
夫人得受勑封歷大理左右寺丞陞僉都御史
巡撫寧夏改巡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取
廻佐院連前任通考復職同其父母并夫人得
受誥封未幾陞戶部亞卿兼僉都總理薊鎮宣
大糧餉調南工部改南兵部連前任又三年考
滿復職同其祖父母父母及夫人各得三品封
贈兼廕一子為國子生上自其祖父母父母中

則其身與夫人下及其子盖四世荐荷　國恩
因總而錄之名其刻曰四世恩榮錄少卿開先
亦嘗濫叨恩典者讀之有感於衷為之恭題其
首曰世徒知受恩之尊榮而不知錫恩之慎重
他不必及只就霍公事觀之令甲載在大明會
典四司職掌見行條例吏部條格與夫統官志
者詳矣考滿除九年取自　上裁其三六年者
七品類引考覈引奏復職三四品堂上官畢引
復職例不考覈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三品初授
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其封贈俱照依子孫
見任職事七品本身父母及妻共二角軸四品
亦止二軸三則三軸并四品俱用抹金應得封
贈人員吏部箚令以　請下翰林院代撰制詞
中書科關軸書寫尚寶司奉寶以行勅用勅命
之寶誥用制誥之寶仍以文簿各編字號用寶
識之藏諸內府其制軸擇日通類　御前領給
其不在京若本部領出收候各官親識及公差

人役責付代領交割其三品錄廕巳經考滿得
誥命之後所司必查其歷履祭之士論及有無
被劾開具應廕子孫姓名年甲本處官司體勘
藩親揭照及有無詐冒廢疾過犯方得咨過禮
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其慎重如此得之者宜以
為榮更當圖所以為報也霍公敭歷中外遷轉
南北今以山東巡撫入為少司冦所至俱有風
績著賢名不專細務之親自得大臣之體嗣是
不但四世恩榮將必百世世傳流矣君猶天也天

恩難於爲報不必高談遠索論語首篇兩言是
盡之臣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相次兩會試
即以命題其有以夫

贈長教劉文江春風時雨序

吾道一造化也師道權造化者也承師傳道則
關於造化者也故師非父也而有父之嚴師非
君也而有君之尊其所以尊嚴者以其能傳道
也今則傳道輕而舉業重官有内外尊卑訓導
教諭學正教授助教學錄祭酒司業侍講侍讀

以及師保傳三崇品無非爲傳道計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至於訓導則職之末者也以尊尚舉業之時而居學校微末之職百人之中鮮有一人能自振拔者德庠司訓文江劉君獨能迸於習而出其類觀其特已甚廉待人盡禮常却衆脩而每濟貧士士有喪不能舉婦不能娶者則出俸貲以助之如隙在𤦆王維屏皆其所助之人也劉之推等二十餘人因其調考無以爲道路費乃懇請

章守出官錢以利往來性雖不酒而善飲者則欵於留情雖好詩而不能者則不之強家有埀白之母有子足可代養而數欲告歸多士援而止之乃暫止耳料不能久奪去志也執經者不以問難爲煩負笈者惟歎文章日進雖講舉業而道學自不廢吟燈宵自苦而經笥晝無暇所謂關西夫子經猶在水北山人價自高者也今陞齋東長教相去雖不遠而遺教則不免矣諸生感其德而惜其別各爲詩章以贈之題其冊

曰春風時雨風雨固造化之權也良師固囿於造化而實斡旋乎造化者也是後每遇春風披拂時雨沾濡寧能不動君父之情而切師生之感乎雖然坐明道之春風化夫子之時雨又當立伊川之暮雪敷敎敎固在於寬而成敎則在於嚴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惟劉君其以之

幸覽編序

西野莪翁嘗讀賢賢二集及與善存友三錄慨然長嘆曰與其死後多美不若生前幸得一覽

也予有感於其言遂從而順其意而樂其心凡今昔有作但為西野者總成一編題名曰辛覽不惟成編順其意而樂其心取名亦復順而樂之矣或曰生人而有身後書恐拂其意而疑於心又何順樂之有有答之者曰達人視古今猶一瞬死生無二致况五十不稱夭八十乃高壽止此不為促過此According所期亦其所自期也諸作俱屬活祝頌雖謂之壽考編亦可也因述或人問答之語以見是刻編次之由幷為前序傳示

後人

幸覽編後序

友以志同道合中麓子之與西野友也無不同且合者而詞曲尤甚爲邑入過許以爲高山流水有知音白雪陽春誠寡和不但遊樂雲山並轡與夫笑談風雨連床其大略具於編中而詞曲更詳他刻西野有幸而覽此編中麓必不不幸而失良友云

賀藩吏李文夫序

設置官吏所以為民緣官設吏所以集事吏在
外兩考給由到京分撥辦事滿日方撥當該上
焉者五府提控六部都吏次者各衙掾史令史
典吏司吏書吏門吏人吏胥吏攢典自從七以
及八九品正從與雜職皆其選用之資格撥歷
變例候缺轉參考揀放告外援例則其經由
之等次而重歷還役歇役畏避截點降撥轉發
則除獎之條例也三考雖九年而實則十餘年
循未得官辦着叅與夫即搭選者矣歲月之久

案牘之勞風霜之險得完結成名者數十人而一人焉在內以府部為尊在外以藩司為重內親序久夫號臨泉者自負善書寫識權宜能幹辦方有為吏之意而親友皆勸之適投其機遂如例告補藩司吏而親友賀者踵至近又賀其遷居遷者子之村居也此不必賀而喜其在藩司將為才吏為廉吏也則不得不文以賀之且致屬望之意云久夫有心思有目力敢開口直言人是非總晉農務是以托之兼欲即此自試

其長人言或有異同日後各有條理而群疑始解釋公論方底定也吏不妨農農復兼吏終當由府部美役發身而仕路如舉行貢士有不求自至不卜可知者矣

思賢集序

人之常情與同情內亡無不悼者人之真情與至情內賢無不思者 遼國主於李才人之亡也為之詩詞諸製積成數卷句工辭麗調雅思深自是王言有非文士墨客所可企及者讀之

似猶夫常情與同情味之無非真情與至情云
以大國之力淑女名姬宜無不可致者何獨與
一才人惓惓若是以其賢不易得是以思不忍
置耳書來以一冊見示且云因鄙人四時悼内
有作然鄙人近又有悼内同情集遂附來使請
正兼為數語以慰其思以表其賢以叙其集曰
嘗考荊楚誌楚有樊姬諫王射獵不聽姬乃不
食鮮禽王因感悟卒成霸烈石衛尉稱其蹈道
履信式瞻洪規張曲江亦謂惟餘賢媛隴猶結

後人思樊墓在龍山下九女塚前正與今才人墓相望渚宮章臺鞠為荒草而樊姬以賢其墓獨存才人將來亦若斯矣可惜青年即散作巫山之雲有如襄王之思自不能已噫斯集也白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楚人故實于今復見之矣

領長山尹馮通山榮膺河道獎勵序

漕運猶人身之血脈必血脈貫通而後五官六府各宜其能元氣可保無虞歲在乙丑沛縣以

南數百里俱爲巨浸漕運阻塞血脉停凝識者
感有元氣之慮朝議推擇一二大臣上　請乃
以鎭山朱尚書總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二人
皆謂通袁河可以濟運兩公上下相度厚堤自
南陽閘未嘗桃圯遂具題百中橋一路勢不相
背舊河自留城以上俱爲黃水盤據沛之西門
與飛雲橋洪流不斷舊河似難開濬而白洋淺
一帶尚可施工但銀兩夫役費用浩繁有司往
往有以遲悞得罪者適山馮君適爲長山縣主

夫如數而敏工如期而完潘公首移文稱奬而
奬辭又不專及河工其儀度政體裁冗革弊無
不具悉章明况前此奬者撫按兩臺與夫戶刑
兩部使者辭雖不一與潘公所云大同小異皆
美辭而非溢美也世之狎揄其下者固不足道
而巧爲奉承以要譽於上司過爲餙穀以取媚
於士夫者亦多有之吏之無良宜乎民之無告
也通山學有本源心無私曲寛洪而精察嚴肅
而慈祥是以施於有政用能綴離補散與仆摧

強而廉介又其獨長也士夫歌誦祝詠之黎庶
歡欣鼓舞之僚寀效法畏慕之效法畏慕之餘
因舉奬儀而具賀文西來索之中麓山人而亦
出於士夫黎庶之同心山人方感其禮問未酬
不待索且當有言况索之懇而心之同哉嗣後
薦舉之多徵取之早長山或不得久留柱史有
例不復東廵惟兩司及都撫為期亦不遠耳謹
以是厚望通山日新之政而深慰長山日後之
思

謝龍盤回文詩序

世人秖知有蘇若蘭織錦回文而不知南國有一婦人所製盤鑑詞語藻麗文字縈迴句讀屈曲音律諧和可幾蘇作見者兩尚之或以為古來詩人無算何必專尋琢崇女流孔詩取與不遺姜衛江篇擬古獨來班媛况其高妙無窮自是世間一種不可少者效而為之者有唐太宗御製圖銘則有梁武簡文頌則有呂真人達磨禪師是外又有王融庾信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東坡初賽朱晦菴黄山谷之詞然蘇頼大周金輪皇帝㲉公麟等爲之註釋表揚而婦人者得王勃令狐楚不至埋没太宗圖以及銘頌詩詞亦皆桑世昌編集流傳同邑龍盤謝先生新親舊友也兼且年家素愛其回文詩嘗歎爲之一序或有小助如王勃世昌華闡明作者之意而指示覽者之端惜無前賢筆陣識見但就其一斑之見一得之愚畧爲數語以置諸篇首曰詩有禁體詩之變也已以爲難况回文顛倒用韻

徃延揩辭在他人一律須用數日沉思猶恐不穩不佳龍盤則信口吐珠璣應手成錦繡逐歲應酬感興無非此體裁近又有側韻及長篇尤為人之所難其善書能文更有出乎此者將以回文成家而且專門矣是固見者所同信龍盤其亦自信矣乎

攺定元賢傳奇序

南宮劉進士濂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不知以何者名吾　明刻

示其取卷題曰風教録夫漢唐詩文布滿天下
宋之理學諸書亦已沛然傳世而元詞鮮有見
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胭粉之餘如王實甫在
元人非其至者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
出者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非人生有幸
不幸耶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
千家錦美惡兼蓄雜亂無章其選小令及套詞
者亦多類此予嘗病焉欲世之人得見元詞并
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

之門人誠菴張自慎選取止得五十種力又不能全刻就中又精選十六種刪繁歸約改韻正音調有不協句有不穩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訂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爲改定元雜劇奇泰泉黃詹事所謂以奇事爲傳者是已然又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今全是三若而獨名以傳奇以其字面稍雅致云竢有餘力當再刻套及小令然此猶細事也即經學止知尊朱子便舉業勿論漢疏雖宋儒之說悉置之不問問

之不知每經止舉一家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末訥經筌及魏湜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抄冊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 請之後有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遍行天下不然則以拘拘背朱為嫌而經術不幸不減秦火矣天朝興文崇本將兩漢文唐詩宋理學元詞曲而悉有之一長不得名吾 明矣敢因序刻傳

奇有所感而為是說云

改定元曲傳奇後序

傳奇九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煙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奇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高古音調協和與人令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悟入深而體裁正者為之本也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張少菴

畏獨三詞客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譬諸修書有總裁有纂修試塲有考試有同考而予則忝爲總裁與考試官云

王氏家乘序

國有史家有乘國非史則海內之事浩繁而無所與考家非乘則門內之事泯沒而不得以傳邑之新街王氏予毋之毋家也梧岡太守則毋氏之姪而予之兄弟行也其第三弟則又予之姻婭因是拙作凡爲王氏者獨多裒成一冊謂

之王氏家乘時方修世宗實錄太史氏或見之而求焉則以家乘而入國史其有考而有傳也將必大且久矣

王氏家乘後序

考之記曰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君子用是懼焉凡先人之事有可信而傳者不敢後而泯焉予家多書嘗類分其志先事者多是一冊間有二三冊者大約五百餘家或名以垂美或名以考終

或名以榮哀或名以世行而志感實紀年譜昭節如存等雖種種不同而記事傳世之孝道則無不同者予為王氏家乘蓋推愛母之心以及其家世為王氏子孫者又當推愛親之心以守其家法斯乘也殆將百世可傳君子所懼於三者於是乎可免矣

傷逝編序

右川康子予志年之友也惜未享永年之慶雖有誌文藏諸幽脫非萃衆文以傳諸顯則其逝

爲可傷而早逝尤可傷也昔陸士衡有嘆逝賦江文通有傷友人賦予乃合而爲一號其編爲傷逝此不惟闡康子之行其父母兄皆將闡之矣語云稱人之善必本其父母兄弟之間是編其有得於是哉

傷逝編後序

編以傷逝雖出諸江陸二文士然稱名雖遠而取義則近逝川無迴波人命無延期要之皆可傷也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蘇子瞻亦

壁之遊以逝者如斯而瀉其慷慨感嘆之懷文
通傷友賦蓋為陳郡袁炳作也炳有逸才妙賞
乃與秋草同折文通傷焉因而有賦士衡則嗟
人生之短期而長年之難得覽[illegible]及二賦
則傷逝綿思過半矣